

波兒與薇姑
法國 St. Pierre 作

波兒與薇姑

成紹宗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29



1929 6 1 付 排

1929 7 1 初 版

1——15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上 海 四 馬 路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注蘭西島，魯意埠之後，有山巍然；山之陽一片昔時種植過的荒地上，有兩小屋的廢墟。這兩個小屋幾乎位置在一個盤谷的中心，盤谷係由無數嶙峋的巉巖形成，僅向北有一個入口。口左望，有山名發現峯，凡有船舶近島，都由此發放信號，這山之麓，即魯意城；右望，係由魯意城到文祖鄉的大道；其次，是銜此名的教堂，聳立在一個廣大的平原之中，其四境是竹徑交錯；再遠一點，有一個森林，直擴拓到島的邊際。我們再一直望出，沿海有灣名莖；稍右，為不幸岬；再過之，即大海，海天之際，島嶼羅列，大都人跡罕至，在滔天的白浪之

中儼然一城堞而立者，爲視望角。

這個盤谷的入口處，我們一望，幾觸目皆景，山谷的回音不絕地響着搖撼四近的林濤，和觸碎在遠處礁石上的激浪；但是一近這兩個小屋，卽萬籟都寂，我們的周遭僅能看見一些嶄如牆立的巉岩。這些岩脚隙間，樹木繁蔭縱橫直達巔際，巖頂則凝滯着簇簇的白雲。峯巒間的雨氣常給青赭相間的山腰映着彩虹，水氣凝落而爲巖麓的流泉，再匯合而成名拉達的小河。這羣巒的懷抱中是靜謐異常，水色，天光和大氣一切都很溫靜。這兒僅僅回響着那些繁生在高原上的棕櫚的喃喃，我們看見那些棕櫚的長箭不斷地隨風搖展。一種溫柔的天光瀉落在這深深的盤谷，太陽僅在中午才能照進；不過，朝暎一出，牠的光線就射拂在盤谷的圓空，矗立在山影之上的羣峯，在蔚藍色的天空呈出金黃與紅紫。

我愛在這個地方流連，我們在這兒既可一望無際，復可享受一種孤寂的情調。一天，我坐在這兩個小屋的傍邊，正在瞻望着那凋零景象時，忽有

一個老人從附近走過。他是照曩昔居民的習慣，長袴短衣。他赤足而行，手據一根烏木杖。他眉髮已全白，而道貌岸然。我敬揖之，他亦還禮。向我打量了一會，他走來息憩在我所在的土墩上。被這種信任的表示所鼓舞，我向他打話了：“老伯，你能告訴我這兩個小屋從前是屬於誰個的嗎？”他答我：“我的孩子，這兩個破屋和這塊荒土，二十年前是由兩個家庭住着的，他們曾在這兒找到了幸福。他們的歷史哀感動人；但是在這印度洋的孤島上，那個歐洲人肯關心幾個微賤者的命運？誰個又願在這兒幸福但是淡泊自甘而沒世無聞地生活着呢？世人所願意知道的是帝王與大人物們的一無用於人的歷史。”——“老伯，”我又說，“照你的態度和言論看來，知道你是富于閱歷的。如果你有工夫，請你把你所知道的關於這荒僻地方那些先民的一切告訴我罷，並請你相信，我雖是個蔽於世俗的成見的人，我却喜歡聽聽談說那自然與美德所給與人們的幸福的。”於是，他兩手托額，追懷了一會往事後，那老人為我述說如下。

1726年，一個羅爾芒特省的少年名屠耳者，既不得志於法蘭西，復失意於家庭，乃毅然跑到這個島上來，想碰碰運氣。他隨身有一個他非常愛着的青年妻子，她也非常的愛着他。她是他們省裏一個殷實舊家的女郎；但他同她是暗裏結褵而無嫁妝，因為他妻子的家庭以他出身微賤而反對這宗婚姻。到了這島上後，他把他妻子留在魯意埠，自己附船赴馬達加去，想到那兒購得幾個黑奴，再回這裏來成家立業。他到馬達加時，正是八月半病季開始的時候；他到不久就染了疫性的寒熱病死在那兒；那是一種那兒一年有六個月流行着的寒熱病，也是歐洲民族所以不能常居該地的原因。他隨身帶去的錢財在他死後都耗散了，這是喪身異域的人幾不能免的事。他的留在法蘭西島的妻子，既一旦成了失鸞孤鳳，復又遺孕在身，而在一個舉目無親的異鄉，她所有的財產只是一個女黑奴。但她在她唯一愛着的人死後，不願有求于人，她的不幸給了她以勇氣。她決意同她的女奴去耕種一隅小

地，而藉以維持生活。

在一個土地可以隨意取用的火煙寥落的荒島上，她並不選擇那些肥壤沃土或交通便利的地方；她只想找一個什麼山谷幽居，可以孤獨而與世無聞地生活；她從那城子向這些巖地走來，想安身此間猶鳥獸之置身巢穴。避身於幽谷荒隈，這是一切多憂易感的生物一種通有的本能；彷彿峻峭的巖岩是些抗避患難的堡壘，而靜謐的天然景象可以緩和心靈上的憂煩。但當我們不貪多務得，只求所需時，上帝是來援助我們；他也給了馬丹屠耳一個援助，這既不是財富，也不是尊榮，這是一個女伴。

在馬丹屠耳之前一年，此地就住着一個生性活潑，心地善良而易感的女子；她名叫瑪葛麗。她出生於不列登省一個鄉下人家，她被她父母異常鐘愛，假若她不悞信了她鄰居一個貴公子的愛情，他們也會使她一生幸福。那個貴公子曾答應同她結婚，但是一滿足了他的獸慾，他就摒棄了她，并拒絕給她保證因他而致孕的一個孩子的生存。於是她決意永離了她那生長於斯的村落，而去埋她

的失足恨於殖民地，她遠別了故國，故國，她曾失去了一個窮苦女兒的唯一嫁妝，聲名。她用借來的一點錢買了一個老黑奴，他同她在這兒種植一方小土。

馬丹屠耳帶着她的女奴，在這兒碰着瑪葛麗正在哺乳她的小孩。她邂逅了一個她覺得與她同病的女子而悲憤稍慰。她把她過去的身世和現在的需要概略地向她說了。瑪葛麗聽了馬丹屠耳的訴說大為動憐，由憐而信而敬，她也毫不隱飾地將她因不懂而成了禮教罪人的原委向她表白出來。“我呢，”她說：“我的命運是適得其當的。但是你，馬丹，……你是聰明而不幸福！”她含淚獻給她以她的茅屋，她的友情。馬丹屠耳對一種如此柔情的款待大為感動，她擁抱着她說：“哦！上帝要完了我的苦痛了，因為他感受你對我，對一個陌生的我以如許的仁慈，我的親人們從未對我有過的仁慈。”

我認識瑪葛麗的，雖然我是住在長嶺背後的林中，離此有一里半的路程，我當我是她的鄰人。在歐洲的城市中，僅僅一街之遙，一牆之隔，就足

以使一門骨肉長年累月的不能同聚；但在新殖民地，我們即使山林修阻，我們還是互相看做鄰居。尤其在那個時候，這個島還少與印度通商的時候，這兒僅僅一個鄰居的資格就是一種友誼，而款待外來人，却是一種義務，一種歡欣。當我知道瑪葛麗有了一個同伴時，我就跑來看她，想竭我的微力而有益於她們。我覺得馬丹屠耳風采動人；舉止高貴而賦性憂鬱。她那時是快分娩了。我給她們說，爲了她們的孩子的利益，尤其爲莫使他人再來插足此間，應當她們把這盤谷的地土對分一下。她們把這分析的責任交到我身上。我把這盤谷劃爲兩個差不多相等的部分；其一，包括盤谷的上部，從那擁着停雲，而拉達河即發源於此的高峯起，直到你可以看見的山高處的那個嶺口止，這嶺口人家叫作礮門，因爲這實在像一個礮門也。這塊地盤岩澗縱橫，步履維艱；然而牠出產大樹，富於溪泉。另一部分呢，我把沿拉達河下游的全部劃在裏面，到我們所在的這個谷口打止，由此這條河開始流入兩山之間直歸大海。這裏面你看有幾處草原和一

坪坦地，但這部分并不比那部分好；因為，一交雨季這就成了窪地，而荒旱之時土質又堅硬如鉛。那時我們開一條坑都必須用斧來掘。這樣分派之後，我要她們兩個抽籤。上部落在馬丹屠耳手裏，下部歸了瑪葛麗。她們彼此都很滿意自己的分子；她們但求我不要分開她們的住處，“以便我們，”她們向我說，“能昕夕相見談心，能互相慰助。”然而她們必得各自有一個起居處。瑪葛麗的茅屋是在盤谷的中心，恰在她的地界上。我在傍近，馬丹屠耳的地界上，也起了一個茅屋，使這兩個密友同時既是貼鄰，又各在自家的產業上。我親自入山砍伐柵欄，上海邊剔取椽葉，造成了這兩個小屋，這你現在看來既沒有門，也沒有屋頂了。唉！爲使我感懷往事這已是殘留太多！瞬息地毀滅了一切帝王的紀念碑臺的時間，對這荒島的友情紀念物似乎懷着尊敬，必須我痛惜以終我殘年。

第二個小屋剛好落成，馬丹屠耳就產生了一個女孩。我曾經是瑪葛麗的孩子波兒的代父。馬丹屠耳也請我同她的女友一同給她的女兒命名。瑪

葛麗給她命名薇姑。“她將爲人貞德，所以她也會一生幸福，”她說。“我只因不向德而誤入了歧途，才認識了不幸之所謂不幸呢。”

當馬丹屠耳滿月起床時，這兩塊產業，由我的不時的關心，尤其是由她們的奴隸的勤勉的工作，已開始有點出息起來。瑪葛麗的奴隸，名叫多明，是若羅地方的一個黑人，雖然上了年紀，但還強壯，富有經驗和常識。對兩家的業地他不分彼此地工作，他看來最肥沃的地方，他施以最適宜於這種地方的種子。平凡的地方他種以小黍和玉米，土質優良的所在種以小麥，卑濕地則種以稻；岩邊石脚種以冬瓜，葫蘆，胡瓜這些喜歡攀援的植物。他在乾燥的地點種以番薯，高地種以木棉，瘠薄地種以甘蔗，小山上幾株咖啡，這種地方顆粒雖小，味道却妙的；沿拉達河和住宅的周遭種以一年四季結着一長串一長串的果實而又濃蔭覆地的芭蕉樹，最後他也種幾顆葉煙以便他和兩個主婦解解悶。他上山去採伐材薪，在居地的四境鑿岩碎石以平道路。他以聰明和活潑去作這一切工作，因爲他

無往不是滿懷熱忱。他很依戀瑪葛麗；但是他依戀馬丹屠耳也不弱于乃主，在薇姑的生日他已與他的女奴結爲夫婦。他熱情地愛着他的妻子，她名叫瑪利。她生于馬達加，她在那兒曾學到了一些技能，她尤善于以林中的蔓草編織筐籃和腰巾。她伶俐，好潔，而尤其忠實。她善烹飪，飼雞羣。她也不時上魯意埠出售賣這兩家的一點剩餘產品。假若你還加上兩隻同小孩們飼養在一塊的山羊和一頭在外守夜的大狗，你就有了這兩個小家庭的一切奴畜，一切收入的觀念了。

至於那兩個女伴呢，她們是日夜紡績。這工作就夠維持她們和她們的子女的生計；但此外，她們身外的一切必需是異常的缺乏，她們在家中和附近是赤足走路，僅在星期日，黎明時到文坦教堂去作彌散時才穿鞋。這教堂你看是在那邊。雖然比魯意埠遠得多，但她們很少到城裏去，因為她們是同奴隸們一樣穿着彭加的粗藍布，怕到那兒被人蔑視。然而，不管怎樣，公衆的尊視抵得過家庭的幸福嗎？即使她們在外面忍受了什麼難堪，她們回

家時還是滿懷的歡樂。當瑪利與多明一從這高處看見她們到了文坦的途中，他們立即向山麓奔去以助她們上來。她們在她們的奴隸的眼中看出了他們再見她們的歡欣。她們回到家裏是碰着整潔，自由和舒適。這是她們親手的工程，這是她們熱忱的奴隸的忠盡。她們倆呢，感到同樣的需要，感到相似的不幸，互稱以友，伴，姊妹的暱名，同志，同心，同桌。她們間的一切都是公的。僅僅，假若一些比友情更強烈的宿火一旦重燃起在她們的心頭，一切清純的信仰，助以貞潔的品行，才把她們拉向了另一種生之境界，猶如那在地上沒有了燃料的火燄突然飛向了天空。

她們這個小團體的幸福中又加上了天性的責任。她們相互的友愛在她們的孩子之前增加了，這兩個孩子同是一種不幸的愛的結晶。她們喜歡使他們同盆而浴，同搖籃而睡。她們常常交相哺乳。‘我友，’馬丹屠耳曾說，“我們每人將有兩個孩子，而我們每個孩子將有兩個母親。”彷彿兩株被狂風摧折了一切枝葉的同種類的樹上殘留着的兩顆嫩

芽，各自離開了母體接生在鄰軀，而結出了最甜美的果實；這樣，這兩個被褫奪了一切親人的小兒，既經給他們以生命的兩個女友換乳之後，他們是充實着比子女兄妹所有的感情更親愛的感情。在他們搖籃之旁，他們的母親已然談起他們的婚姻，而這個給她們自身的痛苦以安慰的幸福的結合的憧憬，到頭只常使得她們流淚；一個想起她們苦痛之由是忽視了婚姻，而那個却是罹受了理法；一個是為仰攀了身分，而那個却是因為俯就了；可是她們終會自慰，想起她們的孩子，既遠隔着歐洲那些殘酷的成見，將來會有一天既可以享受愛的歡娛，復可以享受平等的幸福。

實在，他們已然互相表證着一種無可倫比的愛戀了。如果波兒在哭泣，人家就把薇姑拉在他面前；一見了她，他微笑而平靜了。如果薇姑有什麼疼痛，人家就大聲喊着告訴波兒；可是這可愛的女兒立刻就藏起了她的痛，為得不要以她的苦去苦他。我沒有一次到這兒來不看見他們兩個不是照本地的風習赤裸着身，因為甫能成行，他們就互相

用手臂扶攙着，彷彿人們畫幅上所表現的一座雙子星。即是黑夜也不能分開他們：他們總是睡在同一個搖籃中，臉偎臉，胸偎胸，互相用手穿過頸子而枕着彼此的手臂酣睡。

初知學語時，他們最初知道用以互稱的名子，是阿妹與阿哥。知道最溫存的憐愛的童年，却不知道最甜蜜的名子。他們的教育只增加了他們的友愛，使他們知道了彼此的需要。不久的辰光，凡是關於節儉，整潔，烹飪，都成了薇姑的能手，而她的工作常是博得她阿哥的親吻和頌揚。至于他呢，他是不斷的勞動着，他和多明去耕鋤園地，或者小斧在手，他跟他到林中去做一個小樵夫；如果在林間路上碰到了一朵好花，一個佳果，或一個鳥窠，不管牠們是在樹高頭，他必爬上去把花，果，鳥窠替他的阿妹取歸。

當我們在什麼地方碰到他們的一個時，我們可以確定那一個必是不遠。有一天，我從那山頂走下來時，我看見薇姑由園子的那端在向家裏跑去，她的短裙由後擡起蓋着她的腦袋以避一陣驟雨。

從遠處看來，我以為她是獨個兒；我一走近跑去助她走路時，我才看見她手攙着波兒，他也躲在同一條裙下，在一柄他們發明的傘下彼此微笑着。藏在這條膨脹的裙下面的那兩個可愛的頭，使我憶起了閉在同一個蛋殼裏的勒達的兩個孩子【註一】。

他們全部的研究是在互相愛悅，互相幫助。此外，他們是無識無知同其他出生於殖民地的白人一樣，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他們並不關心在遠隔着他們的時代裏所經過的一切；他們好奇心的範圍不出此山。他們以為他們的島就是全盤的世界；他們不想他們所在的境地以外還有着其他可愛的東西。他們的交愛和愛她們的母親運用着他們整個的靈魂。從沒有什麼無用的知識使得他們流淚，從沒有什麼無味的道德經去厭煩他們。他們間的一切既是公的，他們就不知道有什麼應當偷藏遮掩；粗肴粗食既可以隨意吃喝，他們就不必縱食無節；

【註一】 Leda, Fyndare之妻，被愛于Jupiter，他化形天鵝去取悅于她，雙生Castos和Pollux。事見神話。

既沒有什麼要掩飾的真實，他們就不必撒謊。當我們給他們說忘恩的孩子們上帝是要給以可怕的懲罰的，這不會使他們驚嚇；他們間，孝心是生于母愛。我們僅告訴他們所以要愛信仰的道理；假若他們不能到教堂裏去做長時間的祈禱時，他們却在家中，野外，林間，隨地隨時舉起他們一雙清白的手，一個熱愛親人的心在向上天祈求。

他們的童年時代就這樣過去，彷彿一個美的晨曦預示一個更美的良辰。他們已然替他們的母親分担起一切的家務。迨晨雞一唱報告黎明又回來了時，薇姑就起床，到鄰近的泉傍去汲水，然後回到屋裏預備朝餐。不久之後，當朝暾給盤谷的高峯鍍上了金色時，瑪葛麗同她的兒子就到了馬丹屠耳那里：於是他們一同開始做祈禱，接着就是早餐；通常他們是在門前，芭蕉樹的濃蔭覆着的草地上會食，這些蕉樹既以其佳實做了他們的現成食品，又以其廣闊而光澤的綠葉做了他們的台布。一種滋養豐富而適體的食物很快地發育了這兩個少年的身軀，而一種優美的精神的糧食使他們的容

態輝映着內心的愉快和清純，薇姑僅十二歲的光景；可是她的身材已快是成熟人的身材了：金栗色的濃厚秀髮覆蔭着頭；她的深澄的碧眼，她的珊瑚色的櫻唇在她鮮豔的面色上流露着一種溫軟的光輝。當她說話時，她的眼睛是在微笑；可是當她靜默時，她的眼睛就不其然地仰視着天，那時牠們有一種非常動情的表情，乃至有一種輕微憂鬱的流露。波兒呢，我們已然看見他發達到有一種壯年人的性格和風致了。他有着比薇姑更高大的身材，他有着微褐的面色，他有着鷹嘴式的鼻子，他的澄黑的眼睛顯着一點的驕意，但是他的濃長的睫毛給了他的眼睛一種異常的溫和。他雖是好動，但當他阿妹一來，他就安靜下來，跑到她身旁去坐着。就餐時他們常是不交一語。從他們的靜默，他們天真的神態，他們美觀的赤足看來，我們以為是看見了白淨的雲石刻就的一對天神，梁白〔註二〕的孩子們的塑像；但是從他們的互在尋求遇合的眼光，從他們互相投贈的極溫柔的微笑，我們却要以為他們是天上的神童，幸福的使者，這些天使的本性是

在互愛，他們不須藉思想以通情，藉語言以傳愛。

可是，馬丹屠耳看着她的女兒出落得如此其縹致動人，就不覺不安與憐愛俱增。她曾幾回給我說：“如果我一旦溘然而逝，孑然一身的薇姑將怎麼辦呢？”

她有一個姑母在法國，那是一個貴而富，老而虔誠的女子，在她嫁給麥歇屠耳之後，她這個姑母曾非常無情地拒絕給她以援助，使她曾發誓即使她後此是如何的窮迫，她也不再求援於她。可是一旦爲人母了，她就不再害怕什麼拒却的羞恥。她把她丈夫的不意的死出，她女兒的誕生，她遠在異鄉無親無助撫養一個孩子的艱難都寫信告訴了她的姑母。但是杳無回信。賦性高尙的她，既不以屈辱

【註二】 Niobe: Tantalé之女，Thebes王 Amphion

之妻。她有七子七女。以多子爲驕，她竟敢出譏笑 Latone。她僅有兩個孩子，卽 Apollon 和 Diane。他們爲替他們的母親報仇，用箭射殺了 Niobe 所有的孩子。這不幸的母親，痛極而化爲岩石。在文學上，Niobe 是代表苦痛的母性。（事見神話）

爲懷，就不以冒她姑母的斥責爲意，雖然這個姑母自她嫁給一個有品行而無門第的人後是從不曾饒恕她的。於是她一有機會就寫信給她，想出激起她對於薇姑所慈愛心。可是許多年數過去了還是未得到她一點罪念的表示。

末了，在1733年，麥歇蒲東萊到這個島上三年之後，馬丹屠耳聞說這個殖民地總督有她姑母的一封信要給她。她立刻跑到魯意埠去，這一回她也不顧慮穿着蹙脚而怕到那兒去現醜了，母親的歡樂使她勝過了世人的尊視。麥歇蒲東萊真的給了她一封她姑母寫給她的信。這姑母在信裏面給她姪女說，她是應受她的命運的，因爲她嫁給了一個行險徼倖的蕩子；她說情慾總是跟着懲罰的；她說她丈夫的天折是上帝的一種正當報應；她說與其在法國辱滅她的家庭，倒是遠去荒島的好；她說不管怎樣，她是在一個好地方，除了懶惰者外人人可以致富的地方。這樣詬罵了她之後，末了她就自己稱讚自己。她說，爲了避免結婚以後差不多常是不幸的結果，所以她總是不肯嫁人，其實是因爲她

是一個野心女子，她想要一個大貴族才嫁；可是，不管她怎樣的有錢，不管人家除財產以外可以不顧其他一切，却沒有一個人肯同她這樣醜惡，這樣狠心的一個女子結為夫婦。

她信後又附註說，經過多番考慮之後，她把她切實地囑託給了麥歇蒲東萊。她果然是把她囑託給了他，可是依着一種使一個保護者比一個敵人更可怕的今日常有的慣例：為在那總督面前辯白她對她姪女的無情，她裝着可憐她，實際却是毀謗了她。

一切漠不相干的人看了莫不關心莫不尊敬的馬丹屠耳，被那對她預懷着惡感着麥歇蒲東萊異常冷淡的接待着。在她將她和她女兒的現狀向他說明之後，他僅答她一些無情的簡單字眼。“我將要；……我們再看；……半晌之後……有許多不幸的人……為什麼要觸怒一個可尊敬的姑母呢？……這是你錯了。”

馬丹屠耳帶着悲傷憂苦的心回到了家中。她一進門遂嗒然坐下，把她姑母的信擲在桌上，再回

向她的女友道：“這就是十一年的忍耐的結果。”但是因為這個小社會中只有馬丹屠耳是識字的，她就又把那信拾了起來當着全家的人宣讀。她一讀完，瑪葛麗就急切地向她說道：“我們有什麼需要你的親戚們呢？上帝已拋棄了我們麼？不只是他是我們的父麼？我們不是幸福地直活到了今朝麼？那末你為什麼憂苦呢？你沒有一點的勇氣。”看着馬丹屠耳哭了，他就投身抱着她的頸項，把她緊抱在她的手臂中：“親愛的朋友，”她喊，“親愛的朋友！”可是她自己的嗚咽窒住了她的聲音。這動人的景象，使薇姑成了個淚人，她輪流地把她母親的手，瑪葛麗的手緊壓着她的嘴她的心；波兒呢，兩眼燃燒着怒火，吶喊，握拳，頓足，不知道要恨那個，聽到了這喧聲，多明和瑪利奔來了，一時人家只聽得這個小屋裏面滿是悲哀的呼聲：“啊，馬丹！……我的好主母！……我的母親！……不要哭了罷。”一些如此親切的友愛表示散去了馬丹屠耳的愁雲。她把波兒和薇姑擁在懷中，帶着高興的神氣向他們說道：“我的孩子們，你們就是我的痛苦的原因，但是你

們給了我一切歡樂。哦！我親愛的孩子們，我的不幸只是來自遠方，幸福却在我的身旁。”波兒和薇姑不懂她的意思，可是他們看見她平靜了，他們也就笑了，而着手親她。於是他們大家仍是幸福的生活下去，這只是一個美好的季節中一陣暴雨狂風。

這兩個孩子的善的天性一天一天地發達着。有一個禮拜日，黎明時分，他們的母親到文相教堂赴第一堂彌散去了，一個逃亡在山林間的女黑奴從他們住宅附近的芭蕉樹下現了出來。她枯瘦到猶如一架骨骼，她所有的衣裳只是一條破布圍蔽着腰身。她投身跪在正在預備早餐的薇姑面前，向他說道：“我的年青的故娘，請你可憐一個不幸的逃奴罷；一個月以來我是逡巡寄跡于這些山嶺之中，饑餓要死，而常被那些獵人和他們和惡狗追逐，我由我的主人家裏逃避出來，他是黑河岸上一個殷實的居民。你看他虐待我到這個樣子。”同時，她把她滿是一條條深刻的傷痕的身體顯給她看，那是她從她主人受到的鞭撻。她接着說道：“我本想自沉到河裏去；可是既知道你是住在這兒，我就

想：“既然這荒島上還有一些善良的白人，那我還不應當死去。”薇姑非常感動的答她：“你安心罷，不幸的女人！吃罷，吃罷！”她把她預備好了的一家的早餐都給了她。那女奴一會兒就把來狼吞虎嚥了。薇姑看她肚子已飽，向她說道：“可憐的不幸人！我打算到你的主人那裏替你求情；看着你這個樣子，他也會動憐的。”“你肯帶我到他家裏去麼？——天上的安琪兒，”那女黑奴答：“我將跟你到你願意去的無論什麼地方去。”薇姑把她的哥哥喊來，求他伴她去。那逃奴導着他們由林間小徑穿過了一些難於攀登的山嶺，涉過了一些廣闊的河流。直到日中時，他們才到了一個山麓，到了黑河岸畔。他們看見那兒有一座建築頗佳的房子，許多已經開墾的土地，和無數的正在忙着各種工作的奴隸。他們的主人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嘴裏一根煙斗，手頭一條粗鞭。這是一個瘦長子，橄欖青的面色，凹眼，濃眉。薇姑，十分感動的攙着波兒的臂膀，走近了這個地主，求他看上帝的情面恕了他的奴隸，這女黑奴就在他們後面不遠。起初那地主對這兩

個穿着蹣腳的孩子不大在意；可是一當他看出門薇姑那嫵娜的體態，她藍色軟帽下那金栗色的秀髮，一當他聽到了那同她全身一樣顫抖着的用來向他求情的柔和聲調時，他就把他嘴裏銜着的煙斗取下，以他的鞭頭指着天，他賭了一個可怕的誓說他赦了他於奴隸，但不是看上帝的情面，却是看她的情面。薇姑立刻招呼那女黑奴到她主人身邊去，她旋即飛逃起來，波兒在後面奔跑着跟她。

他們一同攀登他們剛纔由此下去的那山背，一到了山巔，他們就投身坐在一株樹下，疲極，飢極，又渴極。他們從日出直到此刻都是枵腹而行。波兒向薇姑說道：“阿妹，日已過午了；你是飢而且渴；我們在這兒却找不到一點果腹的東西；我們再下山到那女黑奴的主人那里求食去罷。”——“啊不，我友，”薇姑答：“他太使我害怕了。請記起媽媽有時說的那句話罷：惡者之食填石口。”——“那末我們怎麼辦呢？”波兒說；“這些樹上只有些不堪入口的果子。這兒連可以給你解解渴的一個烏梅一個檸檬都沒有呢。”——“上帝會可憐我們”薇姑答：“小

鳥們向他求食的呼聲他也要如其願呢。”她話纔說完，他們就聽見附近的巖上有流泉潺潺下墜的聲音。他們尋聲跑到了那兒，掬了幾握比水晶還明徹的清泉止了渴後，他們摘食了一些叢生在泉畔的水芹。再當他們四望看能否找到一些什麼結實一點的食物時，在林樹之間，薇姑發現了一株茂盛的棕櫚。這樹頂上的密包在棕葉裏的那簇棕實是一種很好的食物，可是樹身雖粗不如脛，其高却有六十多比業〔註三〕。其實，這樹的木質只是一些纖維組成，但其外包却是非常的堅硬，利斧着其身都會倒彈，而波兒却連一柄小刀都沒有。火燒這棕櫚樹腳的意想來在了他的腦中：可是又有了一個困難，他沒有火刀，而在這滿是岩石的島上莫想找到一個火石。因需要而生技巧，許多最有用的發明大都得歸功於最窮苦可憐的人們。波兒決定照那些黑人的法子去取火。他把一根乾樹枝踏在脚下，以一塊石頭的銳角在那枝上鑽了一個窟窿；隨即又取一根不同種類的乾樹枝，用那塊石頭的鋒面把

〔註三〕 Pieds: 德國古長度名。合0,324米度強。

其削尖。然後他把這尖頭擺入壓在他腳下的那樹枝的小孔裏，再把尖枝夾在兩手之間使其迅速地旋轉，一會兒他就看見那接觸點冒了煙和火星出來了。他拾聚了一些枯葉枯枝攏來，在棕欄脚下生了一個大火，不久之後那棕欄就激響地倒在地上。他還用那外個火燒掉了那棕實的堅硬刺人的長葉的包。薇姑同他生吃了一部分，把餘下的埋在火灰裏，生的熟的他們都覺得津津有味。想起他們早晨的善舉時，這頓粗食也給了他們一種非常的快樂；可是他們一想到離家如許久一定會給他們的母親以無限的憂煩時，這快樂就被擾亂了。薇姑常常提起這一層；然而覺得元氣已恢復轉來了了的波兒，却保證她說一會後他們就可回到家中安慰他們的愛母。

午食後，他們又碰到了難點了，因為他們已沒有人引導他們回家。波兒，他是一切不以爲意的，向薇姑說道：“我們的屋子日中時節是向着太陽的；那末我們應當同早晨一樣，越過那座高嶺，你看那邊有三峯伸出的那高嶺。我們起身走罷，我友。”這

座嶺就是三乳峯，所以這樣叫的原故，因為這三個圓峯是像三個乳頭。他們於是下了那隨黑河北岸的山，走了一個多鐘頭，他們到了一條廣闊的河流擋住了他們的出路。法蘭西島的這一大部分，老樹參天，森林遍地，其中有許多的河流和山嶺直到現在還沒有名字。他們碰到的那條河，河道裏是岩石參差，水流是奔騰洶湧。水聲之可怕，使薇姑不敢置足去涉渡。於是波兒把薇姑負在背上，不管水聲的喧囂，就這樣子由河流中溜滑的岩石上一步一步的踏過去。“不要害怕，”他同她說；“同你在一塊我覺得我很有力氣。假若那黑河的地主拒絕了你替那女黑奴的求情，我還要同他鬥打呢。”——“怎麼，”薇姑說，“同這個這樣高大這樣兇惡的人相打嗎？我幾乎使你冒個怎樣的險呢？我的上帝！爲善是如此其難！只有作惡易呢。”波兒上岸後，他願意負着他的妹妹繼續他的行程，他還自詡就這個樣子可以登上在他前面半里之遙的三乳峯；可是一會兒他就身疲力竭了，他不得不把她放在地上而息憩在她的身傍。於是薇姑向他說道：“阿哥，暮色已

然來了；你還有一些力氣，我是乏極了；請把我留在這裡，你獨自回家去安慰我們的母親罷。”——“哦！不，”波兒說，“我永不離開你。如果在這些林中黑夜來襲住了我們，我會生火燒倒一株棕櫚，再以其枝葉搭一個茅棚給你安息。”然而薇姑既休息過來了一點之後，她就在一株垂伸在河畔的古樹上摘下一些闊葉，把來做成一種草履護着她的一雙被路石戳傷而在流着血的赤足；因為在爲了有用於人的熱心的嚮往中，她會連自己的鞋也忘了沒穿。一覺得樹葉的清涼輕減了一點兒她的痛楚，她又折了一根竹枝，然後一手倚着這根軟弱的竹枝，一手扶着她的哥哥走上了前路。

他們就這樣緩緩地在林中走着；可是高高的樹和濃密的葉陰不一會就遮斷了他們的視路，使他們看不見了他們在向着前進的三乳峯，看不見了已近歿去的落日。不久之後，他們茫然不覺的迷失了他們直走到那時的路線，他們走進了一個樹木，藤葛和岩石的迷宮，沒有了一條的出路。波兒讓薇姑坐下，自己却不知所措地東奔西跑，想找一

條路徑離去這個叢莽；但他是徒勞。他攀登上一株樹的高頭，想至少可以發現三乳峯；但在他的四遭他只能看見一些樹頂，其中數四還映着夕照的餘輝。然而山嶺的陰影已漫瀉在谷地的森林；風是同通常日落時一般在靜止着；一種深深的寂靜籠治着這個山野，除了來在這些僻地尋覓巢窟的呦呦鹿鳴，別無聲息。波兒希望有什麼獵人會聞聲而來，他就竭力的喊道：“請來，請來援救薇姑！”可是只有森林的回音在應他的呼聲，幾回響道：“薇姑……薇姑。”

波兒於是下了樹，倦極又愁極：他想設法在那兒過夜；可是那兒既沒有泉水也沒有棕櫚；連可以取火的乾枝都沒有。由他的經驗，他覺得無法可施了，於是放聲哭起來。薇姑向他說道：“不要哭罷，我友，假若你不願意重壓我以憂愁。所有你的苦痛和我們的母親此時會感受到的焦心都是我一身造成。人沒有請教過他們的親人，任何事體，即使善也不當擅作的。哦！我是怎樣的不謹慎喲！”說着她也淌淚了。可是她又向波兒說道：“我們祈禱上帝

罷，哥哥，他會可憐我們。”他們的禱告纔完，他們就聽見一隻狗在吠。“這是什麼獵人的狗，”波兒說，“這是黃昏時分來在這種地方埋伏起來殺鹿的獵人。”半晌之後，狗吠聲頻加了。“這有點像非特兒，我們家裏的那隻狗，”薇姑說。“是的，我聽得出牠的聲音：難道我們是這麼近，到了我們的山麓嗎？”果然，過了一刻，非特兒已到了他們的跟前，吠着，號着，歎着而依傍着他們。正在驚異之中，他們看見多明在向他們跑來。這個忠誠的黑人到來時快樂得哭了，他們也哭起來，不能給他說一句話。多明鎮靜過來後：“我的年青的主人，”他向他們說，“你們的母親是在怎樣的憂念！當她們做了彌散回來不見了你們時是怎樣的驚駭！我是跟她們到教堂去了。在附近工作的瑪利不知道你們的去向。我在我們居地的四境跑來跑去，我不知道要到那兒去找你們。後來我把你們兩個的舊衣裳拿來，我讓非特兒嗅了；這可憐的畜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立刻就開頭搜索你們的行踪。不斷地搖着尾巴，牠引我直到了黑河。我由那里的一個居民，知道你們曾給

帶回去一個在逃的女黑奴，知道他曾允許了你們替她的求情。但是什麼情呢！他把她指給我看，腳上一條鐵鏈，頸上一個帶三個鈎子的鐵箍，把她縛在一根木椿上。非特兒不斷的嗅探着，從那兒牠引我到了黑河邊上的那座山，牠在那里停住了，竭力的吠着：那是在一處泉水的旁邊，一株橫陳在地的棕櫚和一個還在冒着煙的火堆的附近。末了牠領我到了這裏：我們現在是在三乳峯的腳下，到我們家裏還有好幾里路呢。好了，你們吃罷，好提一提元氣。”他立刻給了他們一個大餅，一些果子，一大葫蘆滿盛着一種水，酒，檸檬汁，糖和肉荳蔻的混合液體，這是他們的母親備好給他們提神解渴的。薇姑想起那可憐的女奴，想起他們母親的罣慮時她歎歎了。她幾回重複着：“哦！爲善是如此其難！”當波兒和她在吃喝的時候，多明生起火來，既在巖間找到了一根人家叫作巡夜木的，而點起來火色十分旺亮的彎曲的木頭後，他就把來當作一個火把點着；因爲黑夜是已然來了。可是當他預備要上路時，他才碰到了一個異常大的困難，波兒同薇姑已

不能舉步；他們的腳已紅而腫。多明不知道應當給他們到遠處去求援，還是應當同他們一道在那兒過夜。‘這是什麼時候呢，他曾向他們說：這是我一同把你們兩個抱在臂上的時候嗎？現在你們是已長大而我却已年老了。’他正在左右兩難的時候，一羣逃居在山林間的黑奴在離那兒二十步遠的地方現了出來。這羣人的領袖走近波兒和薇姑，向他們說道：‘你們善心的少年白人，請莫害怕；我們早晨曾看見你們同黑河的一個女黑奴過身；你們是到她那兇惡的主人那里替她求情去。我們是來報恩的，我們要用我們的肩膀抬你們回家去。’於是他招呼了一下，四個最壯健的黑奴立刻以樹枝和籐葛做成了一個舁床，把波兒和薇姑放在裏面，用他們的肩膀抬了起來。多明執着火把走在他們的前面，在黑人之羣祝福波兒和薇姑的快樂的呼聲中，他們上路了。薇姑十分感動的向波兒說道：‘哦！我友，上帝從來是無善不報的。’

他們近夜半時才達到他們的山麓，山高頭有幾個火在亮着。他們一上了山，就聽見有聲音在

喊：“是你們嗎，我的孩子們？”他們與那些黑人同答：“是呀，是我們！”一會兒他們看見他們的母親和瑪利都手執火把來到了他們的當前，“可憐的孩子們，馬丹屠耳說，‘你們從那兒來呢？你們使得我們怎樣的憂急喲！’——‘我們從黑河來，薇姑說：我們是到那兒替一個可憐的逃居在山林間的女黑奴去求情。我們一家的早餐我早上都給她吃了，因為她餓得要死呢。你看這是送我們回來的黑人們。’馬丹屠耳吻抱着她的女兒，話也說不出了；薇姑覺得她母親的眼淚淋漓了她的臉，就向她說道：‘瑪瑪，你補償了我所受的一切辛苦呢！’瑪葛麗快樂欲狂，把波兒緊抱在她的懷中，向他說道：“你也一樣我的孩子，你也做了一件好事。”當她們同着她們的孩子到了屋裏後，她們好好地以食物款待了那些黑人。食後，黑人們給了他們各種好的祝福，就告辭返向了他側的林中。

對於這兩個母親每天都是一個幸福與和平的日子。沒有羨望，沒有奢貪去煩惱她們。她們不希求身外的虛名，這只能生陰奸，避讒謗；她們只要

憑自己的良心做自己的裁判。同歐洲的其他一切殖民地一樣，在這個島上，惡意的傳聞軼事是很少的，她們的美德，甚至她們的名字都是沒沒無聞。僅僅，當一個過路人在文桓的途上去問平原裏的什麼居民：“住在山高頭那些茅屋裏的是些什麼人呢？”他們雖不認識她們，却一定答道：“那是些善良的人們。”猶如荆棘叢中的紫羅蘭，我們雖見不到牠們，牠們却溫香遠溢。

她們的談話中從不論人的長短，這是假正義之名行誹謗之實，最易使人們的心流于怨恨或虛偽；因為，假若我們明知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我們不恨他是不可能的，而假若我們心頭恨着這個壞人，表面不假裝同他親善，要和他同處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誹謗這東西到頭必得使我們既不忠于別人，也不忠于自己。所以她們不特別地批評那一個人，她們只談些為善于一切人的法子，雖是她們沒有這個能力，她們却有這樣一個永久的志願，這使她們充滿了一種熱忱隨時在準備着向外發展。那末，她們雖是離羣索居，却遠離着野蠻，她們已成

爲更人道。即使人類社會的墮落史跡不能做她們的談資，自然界的景物已使她們充滿了強烈的喜悅。她們狂熱地贊美着一個暗中主宰的全能，他藉她們的手使這些不毛的巖地佈滿了豐饒，恩愛，清純而永生的快樂。

年纔十二的波兒已比歐洲十五歲的青年更壯健而更聰明，他把多明所種植的一切裝點而成爲美麗。他和他到附近的林中挖掘了一些子樹：有檸檬，有橘子，有帶着一個青翠可愛的圓頂的烏梅，有果實甜汁飽滿而香似橘花的波羅蜜。他抱這些已經長大的子樹栽培在谷地的四境，他又插下了一些樹種，這些樹種一到了第二年就開的開花結的結子了，如那亞加地，一長條條的白花同一盞高堂的懸燈的那些水晶球一般環身垂着；那波斯連翹，一簇簇的灰色花球直向天空四出；那光幹無枝的蕃瓜樹，遍身豎着綠瓜形成了一根圓柱，頂上載着一些儼似無花果樹葉的闊葉。

他還栽種了一些乾果樹，芒果樹，愛弗加梨樹，榴樹等的果核。這些樹的一大部分已然替牠們

的少年主人成陰結子了。他的勤快的手直使這谷地那些最不毛的地方都成了沃壤。各種類的蘆葦開着一朵朵黃中間赤的鮮花，多刺的紫荊高生在岩石的蒼黑的頂上，似乎要攀援上那些沿山嶺的絕壁巉岩四散蔓延的開着紅花白花的葛藤。

他把這些植物依次地佈置起來，使我們可以一望在目。他在盤谷的中心栽種了一些低平的花草，次之是小樹，更次是中樹，末了是大樹環繞着盤谷的邊際；使這廣闊的谷地由其中心點起一層高似一層地，形成了一個翠綠，花，果而包羅着菜蔬，草地，稻田，麥土的圓形劇場。可是這些植物雖是按序排列，他却未曾忽略了天然的法則。

他把種子是飛揚性的植物種在高地，種子是飄浮性的植物種在水邊。這樣，每種植物是生長在牠的適宜的景地，而每個景地是有了牠的天然點綴的植物。由峯上巖間奔馳而下的水流，四散在盤谷中，這兒成了泉源，那兒成了平明為如鏡的湖水，湖中倒映着翠綠，樹花，峯巖，與天色。

這塊地盤地勢雖大有高低，可是一切種植

物大半是既觸目又可身達其境。誠然，這一切我們大家是以我們的指教去幫助他，俾其臻於完善；但他的聰明却是很可驚異的。他環這個盤谷開築了一條路徑，再由這條圓路闢了許多支路直趨而集合於中心。他會利用高低不平的地土，他會使平坦地和凹凸地，家生樹和野生樹配合得非常調和。現在橫梗那些道路的一堆一堆的滾石，他曾用來這兒那兒的集成一些三角塔，在三角塔的每一石層裏他混入一些泥土和性喜生於岩石間的薔薇及其他的小樹的樹根。不久的辰光，這些蒼黑而不成形的三角塔就蓋滿了青草，綠枝或美麗的花朵。沿那些山溪，一株株的古樹斜伸在水畔，形成了一些覆蔭的清幽地，炎熱達不到，白天他們常到這些地方去納涼。一條小徑通到一個野樹的叢林，在叢林之中狂風吹不到的地方，有一株滿載果實的樹。那兒一個收穫，這兒一個果園。由這一條路可以看見那兩個屋子，由另一條可以看見那些攀登不上的高峯。在一個籐葛攀牽，濃陰覆地的達達樹的小林下，我們正午都辨不出天日。在附近的那個由嶺間

直伸出來的大岩石頂上，我們近可以看見這谷地的一切，遠可以眺海，海面上不時有一隻來自歐洲或返歐洲去的船舶出現。這個岩石就是這兩家人黃昏時節相聚的地方，那兒，在寂靜之中他們可以享受新鮮的大氣，花的芬芳，流泉的潺潺，光明與黑暗之最後調和。

他們給與這岩石與樹木的迷宮的許多可愛地方的名字是異常的有趣的。我適纔給你說過的那大岩石，當我來時他們由此可以遠遠地望見我的，叫做“友誼的發現”。波兒和薇姑在那兒戲樹了一竿竹子，在竹子的高頭懸掛一方小白巾，這是一當他們望見我來時施放的信號，猶如人家一見海面有船舶時，就在附近的那峯上升起一面旗幟一樣。我忽然想起在這竿竹子上刻一個銘語。我在旅行時喜歡看見一座石像或古人的紀念碑，但是我更喜歡在像或碑上去誦讀一段銘語。那時我就覺得有一種人的聲音自石頭裏面發出，穿過了百千年代，向着漠野中的人說他并不孤獨，說在這同一的地方也有別的人同他一樣曾經感覺，思想而痛苦

過。不管這個銘誌是那一個已然滅絕的古國的語言，却使得我們的靈魂擴張到無限的墟野，給牠一種不死的感覺，給牠指示一個思想雖在一個帝國滅亡之後尚可以傳存。

於是我把何臘思〔註四〕的這幾句詩寫在波兒和薇姑的小旗竿上：

……Fratres Helenoe, lucida sidera,
Ventorumque regat pater,
Obstrictis aliis, Proeteriapyga,

“但願你們如愛乃妮〔註五〕的弟兄，可愛的明星，但願風之神吹起和風把你們舉升。”

我把維及耳〔註六〕這句詩刻在一株達達樹上，波兒有時去坐在這樹的蔭下遠眺那波濤洶湧的大海。

Fortunatus et ille deos qui novit

〔註四〕 Horace, 拉丁名詩人。(紀元前65—8)

〔註五〕 Helene, Leda之女, Castor和Pollux之妹, Menelas之妻始被劫于Paris, 因而惹起希臘對Troie之出征

〔註六〕 Virgil, 拉丁名詩人。(紀元前70—19)

agrestes!

“我的孩子，你真幸，你只認識那些鄉野的神明！”

在馬丹屠耳的屋門上，我刻上另一句，那是他們相聚的地方：

At securā puies, et nescia fallere vita,

“這兒是一個善的良心，一個不知道欺騙的生命。”

可是薇姑却不贊許我的拉丁文：她說我刻在她的旗竿上的那些話是太長，太深奧。“我喜歡這樣的說法，”她說：“永遠動搖，但是永恆不變。”——“這個題詞，”我答她說，“還更適用於貞德。”我的答語使她臉上飛紅。

這兩個幸福的母親把她們易感動的靈魂擴張到了圍繞着她們的一切。她們替那些漠然無情的東西起了許多極動人的名字。周圍繞着一些橘子樹，芭蕉樹和其他菓樹的一塊茂盛的青草地，在這上面薇姑和波兒不時跑去跳舞的，叫做“和合坪”。一株古樹，在樹蔭下，馬丹屠耳和瑪葛麗曾互相哭

訴過她們的不幸的，叫做“拭去的淚珠”。她們給兩塊她們種着小麥楊梅和豌豆，小地命名“不列登”和“羅爾芒特。”多明和瑪利羨慕起來了，他們仿效他們的主母們，也替兩塊他們曾種了一株葫蘆藤而他們通常是在那兒編織筐籃的草地取上了他們非洲的出生地的名字，叫做“安古拉”和“福耳濱。”這樣，由他們生產的地土，這些遠離本國的人們得到了他們的故鄉的許多美妙的幻夢，雖遠在異地，他們可以藉此稍慰鄉思離懷。唉！此地的樹木，泉流，岩石，我曾親見牠們被千種動人的叫喚，弄得如此其生動的，現在已是如此的凌亂不堪，猶如一片希臘的故墟，如今只剩下一些動人的名稱與凋零的景象。

可是這盤谷裏面所包含的一切中的最有趣最可愛的還是他們叫作“薇姑小憩處”的那兒。在“友誼的發現”巖脚，有一個深入之處，清幽可愛，有泉汨汨而出；一離源頭，在一塊茂盛的草地之中，這泉匯成了一個小小的水蕩。當瑪葛麗產生波兒的時候，人家給了我一個印度可可，我就把來贈與她。

她把這顆椰實種在那水蕩邊畔，使這株樹發芽滋長的辰光就是她兒子誕生的時候。馬丹屠耳一分娩了薇姑，她也帶着同樣的意思，在那兒種了一顆可可。由這兩顆果實生出兩株椰子樹，這兩株椰子樹就成了這兩個家庭所有最重要的紀錄；一名波兒樹，一名薇姑樹。牠們是同牠們的少年主人成正比例的長大起來，兩樹的高度差不多是相等，可是十二年之後，這兩株樹的高已越過了他們的茅廬。牠們已然枝葉交叉，高臨水蕩，懸着一簇簇的椰實了。除種了這兩株樹之外，這深入的巖脚是仍着天然的點綴沒有去動他。在潤濕的赭色的巖腰，蒼綠的星痕斑駁，石長生四散叢生，一條條的闊葉隨風飄展，彷彿懸掛着的長條彩帶。傍近是生着一些花似紅色丁香的夾竹桃類的植物，和莢如血色的辣椒，都是比珊瑚的顏色還要光潔。相隔不遠的四近，有葉似心形的香脂草，和帶着丁香的芳氣的藿香，溫馨的香氣四遠飄溢。嶺壁的高頭，垂着一些儼似飄浮的呢絨的藤葛，給這些巖腰做成了一大幅的綠屏青障。海鳥被這些平安的棲身處所誘引，

羣來在那兒過夜。日落之際，我們看見海岸上飛翔着鷗鳥和海上百靈，大空中飛翔着海老鷹和熱帶地的白鳥，牠們如白日的星辰一樣，羣相離棄了孤獨的印度洋。薇姑喜歡在這個裝點天然而壯麗的泉畔息憩。家人的衣裳她常是拿到這兒那兩株椰子樹的蔭下去澆洗。她有時也把她那些小羊引來這兒放牧。當她要用牠們的乳去做乾酪的時候，她高興看着牠們登上那些險峻的巖腰去食一叢叢的石長生草。波兒看着薇姑愛着這個地方，就在附近的森林中取了各種類的鳥巢安置在這兒。那些鳥兒的父母跟着牠們的小鳥，也就安身在這個新殖民地。薇姑則不時以米，玉米，小黍的種子分散給牠們啄食。所以一當她現身此地，那些鳴聲清脆的鸚鳥，那些叫起來婉轉動聽白加麗鳥，那些羽毛紅似火的紅羽鳥，就離了牠們的棘叢；那些羽毛翠綠如碧玉的鸚鵡，就從鄰近的椴樹飛下；那些竹雞就從草叢中跑來：猶如雞羣一般大家混雜地奔去環繞着她。波兒和她就以牠們的嬉戲，牠們的食慾，牠們的愛情狂熱地取樂為歡。

哦，可愛的孩子們，你們就這樣的廣施恩澤於人禽，在爛漫天真之中度過了你們黃金的童年！有幾多回，在此地你們的母親把你們緊抱在懷，感謝上天給了你們來安慰她們的老年，而看着你們帶着如此幸福的吉徵走上了人生的大道！有幾多回，我同她們分享了你們不殺害一個動物的生命的素餐！一葫蘆一葫蘆的乳汁，一個個的鮮蛋，一塊塊蕉葉承着的米餅，一筐筐的番薯，芒果，橘子，石榴，香蕉，波羅蜜：食品既適體，顏色又鮮明，汁液又香甜。

他們的談話也是愉快而真純同這些盛饌一樣。波兒總是談些當天的工作和翌日的計畫。他常常想着什麼有益於這個社會的事體。這兒，那幾條路徑不平；那兒，我們坐起來不適意；那兩株椰樹的樹蔭不大濃密；那里要如何薇姑才更舒服。

雨季一來，他們就大家一塊兒在屋裏過日，主僕都從事於打草蓆編竹籃。我們在牆根可以看見那耙，斧，鋤，鏟異常有序地排列着；這些農用器具的旁邊，就是些出產品，一袋袋的米，一捆捆的麥，

一串串的香蕉。這兒豐富之外還有着雅緻、聰明的薇姑，加以瑪葛麗和她母親的指導，她以那些甘蔗，檸檬等的液汁製備了許多清涼而滋補的飲品以餉家人。

夜色一來，他們就掌燈晚餐；飯後，馬丹屠耳或瑪葛麗就述說一些什麼旅客黑夜迷失在盜賊出沒的歐洲的林中，或什麼被風暴投擲在一個荒島的礁石上的遭難的船隻一類的故事。聽了這些故事後，她們那兩個孩子的易感動的心靈就激動起來；他們禱求上天肯加恩使他們有一天有機會去款待這一類的不幸人。然而必須這兩個家庭分開各自去就寢了，於是他們切望着翌日的再見。他們睡時，有時聽見傾盆的大雨打着他們的茅廬，有時聽見狂風給他們送來了波浪觸碎在海岸上的遙遙的聲息。他們感謝上帝給了他們各人以安寧，他們想起遠隔着的危機，這種感覺是更加深切。

有時，馬丹屠耳當着大家誦讀一段舊約或新約上的什麼動人的歷史。對這些聖書他們少所討論；因為他們的神學是感覺的，同自然一樣，他們

的道德是行爲的，同福音一樣。他們沒有時間耽于逸樂，也沒有時間付與憂愁。對於他們，每天都是一個慶日，而圍繞着他們的一切，就是一個神廟，在這裏面他們不絕地歎賞着一個全能的聖靈，人類的的朋友。這種信仰神權至上的感覺，使他們對於過去充滿了安慰，對於現在充滿了勇氣，對於未來充滿了希望。你看，這兩個被不幸迫得返到了自然的懷中的女人，在她們自己的心靈上，在她們的孩子們的心靈上是怎樣地開發了這種自然所給與我們，免使我們墮入痛苦的深淵的情感。

可是同一個最純潔的靈魂有時也起一些擾亂他的陰雲一樣，當他們這個小團體中有那一個憂形於色時，所有其餘的人就都聚集攏來環繞在他的身邊，把他由愁懷苦思中拔出，不過與其說是用理論毋寧說是用感情。那時他們每人都用出各自的特別性格：瑪葛麗，用一種熱烈的樂觀；馬丹屠耳，用一種委婉動人的神學；薇姑，用些溫柔的愛撫；波兒，用親切和真誠。瑪利和多明也來聲援。假若他們看見他在憂愁，他們也就憂愁，假若他們看

見他在流淚，他們也就流淚。猶如一些脆弱的草木互相幫助，互相維繫，以去抵禦暴雨狂風。

在清和的季節中，每逢禮拜日他們大家都到文桓教堂去赴彌散，你可以看見這教堂的鐘樓是高聳在那邊平原之中。也有許多富有的居民乘着轎子到那兒來，好幾回他們熱心着要結識這兩家如此團結如此親切的人，要請他們去分享他們的快樂。可是他們總是謙恭有禮地回却了他們的邀請，因為他們相信凡是有權勢的人們僅爲了使自己滿足才去親近弱者，我們僅能迎合着別人的善和惡的情慾才能得到別人的歡心。從另一方面，他們也無不小心謹慎去避却與那些性妒嫉，喜誹謗，而粗橫無禮的卑劣居民相接觸。他們本可以在強者面前弱，而在弱者面前驕；可是他們謹慎的行爲常是跟着一些如此懇摯的禮貌表示，尤其是對於那些窮苦的人們，這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得到了富者的尊敬，貧者的信心。

彌散之後，總有人來請求他們幫一個什麼好忙。不是一個憂苦的女人求他們的指教，就是一個

小孩子求他們到鄰近一個什麼地方他的病倒在床的母親那裏去。他們身上常是帶着一些有益於居民常有的病痛的良藥，他們把藥給人時又加上一些溫存的慰語，這使得他們的小的幫忙有了重大的價值。他們尤其善於驅除精神上的苦痛，對於一個孤獨中的人，對於一個病軀是非常的難堪的精神上的苦痛。馬丹屠耳以如許的虔誠談着上帝，使那病人聽着聽着，就以爲上帝在他的面前了。薇姑從那兒回來時總是眼裏含着淚珠，而心頭却充滿了快樂；因爲她又得機行了善的原故。預先備好病人們必須的藥劑的是她，帶着一種不可言說的神韻把藥給病人的也是她。在這些慈悲的訪問之後，他們有時也繞道經由長嶺谷來到我家，那兒，在我鄰近的小河岸畔，我候着他們午餐。在這些時候，我常備好幾瓶老酒，用這些香甜而興奮的歐洲出產，以增加我們印度餐的歡欣。我們有時也約集在海邊，幾條小江的入海處小譙。我們由家裏帶了一些植物產的食物去，我們再加上海供給我們的許多食品。我們在海岸上捕釣一些黃尾鱸魚，魷魚，火

魚，大海蝦，蟹，海蛸，和各種類的介殼。那些最可怕的風景常給我們一些最甜靜的歡欣。有時，靜坐危巖，頭承樹蔭，我們看見外海的波濤排山地奔來觸碎在我們的腳下，發出一種駭人的激響。如一尾魚一樣善游的波兒，有時迎着波濤向那些巖礁泳去；後來等浪頭一近，他就回轉頭來，在澎湃濺雪的白濤之前向海灘逃泳。可是薇姑一見這種景象。就得銳聲地喊了起來，她說這種玩戲使她非常害怕。

我們的讌飲一完，接着的是那兩個少年人的清歌妙舞。薇姑唱着田野生活的幸福，和航海者的不幸，說他們因貪婪而去在瘋狂的海面航行，不肯安靜地去耕種出產豐富的土地。有時，模仿那些黑人，她同波兒表演一齣手勢戲。手勢戲者，是人類最初的語言；牠是一切民族所通曉：牠是自然的，牠是表情的，只要白種的小孩們一度看過黑人的表演，他們立刻也會學會。薇兒憶起她母親給她讀過的那些歷史中最感動她的一段，她就將其中那些重要的情節很自然地表演出來。一聽到了多明

的銅鑼的鐺鐺，她就現身草地，頭頂着一隻水甕；胆怯地向附近的一個泉源前進，想到那兒去汲取泉水。多明和瑪利扮作兩個馬特亞的牧羊人，不許她走近泉畔，而假裝要趕走她。波兒飛奔的跑來幫她，打倒了那兩個牧羊人，汲滿了薇姑的水甕，并把滿滿的水甕舉置在她的頭上，他同時給她戴上了一頂紅色的花冠，使她美麗雪白的面龐益顯得異常的嬌豔。於是我也上了場，我擔任了臘咳的角色，我把我的女兒養佛娜許給了波兒。

還有一次，她扮演着那不幸的綠蒂：她喪夫之後，貧而無依地歸到了她的故鄉，在久別後的故鄉她成了一個外來的生客。多明和瑪利扮作一對正在割麥的農夫農婦。薇姑假裝在他們的後面這兒那兒的拾集一些散落的麥穗。波兒模仿著一個威嚴的酋長詰問她；她顫聲地回答了他的問語。立刻為惻隱心所激動，他恕了她無罪并許她以接濟。他給薇姑的裙子塞滿了各種的食物，他把她引到了我們的面前，彷彿引在城中的一些長老面前一樣，宣言不管她怎樣的赤貧，他要取她為妻。看了這一

幕，馬丹屠耳憶起了她的親人的無情捨棄她不顧，她丈夫的死去，瑪葛麗給她的優待，目前她們的孩子們的一種幸福結合的希望，不禁使她嗚咽了；而這種幸與不幸交併的記憶，也使得我們大家同灑了無數悲喜的淚滴。

這些悲劇喜劇演來是如此地真切動人，使我們以為是置身在西利或巴南頓的田野。這種演劇我們并不缺乏適當的佈景，光線，和音樂。我們的舞台通常是一個森林的岔口，樹木的間隙給我們的周遭形成了一些枝葉的穹門。在這些穹門的中心雖炎熱當天我們是清涼如水；而一當紅日西斜，陽光由樹幹之間穿進，把一長條條的光線散射在森林的陰影裏時，景象就極盡莊嚴之致了。有時一輪紅日整個的顯露在林路的盡頭，使全路都沐在燦爛的光輝裏。樹葉照耀在金光之下，閃射着黃玉和碧玉的火光。棕色的光輝的樹身似乎化成了古銅色的圓柱，而已然棲息在濃蔭之中預備過夜的鳥羣驚奇的再見了一個二度的朝暉，就大家同聲唱出千種的讚歌，敬禮這光明的紅日。

在這些野宴之中 黑夜常驀然的來襲住我們；可是空氣的清潔，氣候的溫和，可以使我們在樹林之中，茅棚之下高睡，且不必害怕或遠或近有什麼盜賊。翌日才各自返到他的茅廬，他可以看見他屋裏一切是同他離去時一樣，絲毫未曾被人弄動。這個不與世通的島上，人情風俗之淳厚是如此。我們可以夜不閉戶，而對於許多生長在殖民地的白人，一把鎖已是一件希奇的東西。

可是一年之中除了這些幸福而快樂的日子外，對波兒和薇姑還有着一些更快樂更幸福的日子；那就是他們的兩個母親的生日。在慶日的前夜，薇姑總要以麥粉製成出許多的糕餅，用以分送給那些生長在島上的窮苦白人。這些白人從沒有吃過歐洲的麵包，既無黑奴的幫助，他們就迫得以林中的植物根為食。他們既沒有奴隸性的愚鈍，也沒有由教育而來的勇氣可以使他們忍耐窮苦。這些糕餅是薇姑視家庭的餘裕所能許而製成的唯一的禮品；可是她製得如此其優美，使她的禮物有了寶貴的價值。波兒親自把餅糕給那些窮苦人送去，

在接受時，他們允許翌日到馬丹屠耳和瑪葛麗家裏來慶賀節日。於是我們看見來了一個母親帶着兩三個面黃肌瘦的可憐相的女兒，她們是如此其胆怯，使她們不敢舉眼看人。薇姑立刻脫去她們的束縛使她們如在自己家裏一樣舒適隨便；她餉她們以飲品，而對每一種飲品她總潤飾上一些情調增加其滋味：這種飲品是瑪葛麗調製的，那種飲品是她母親調製的；她的哥哥從一株樹的高頭摘下了那個果子。她讓波兒弄她們去跳舞。她要看見她們滿意而高興之後才離開她們。她願意她們樂她家庭之樂。“我們要關心着別人的幸福，”她曾說，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當她們要回去時，她讓她們把那些她們顯得喜歡的東西帶去，藉口事物的新奇使她們必須接受了她的贈品。假若她看見她們的衣裳太襤褸了，得到了她母親的同意，她就把自己的選出幾件，託波兒暗地裏去擺在她們的茅屋的門邊。這樣，她是同神明一樣行着善，使人家看得見恩澤，却看不見恩人。

你們歐洲人，你們自幼就腦筋裏充滿了反對

幸福的成見的歐洲人，你們會不能想像到自然會給我們怎樣多的光明，怎樣多的幸福。你們的靈魂是局限在一個人智的小圈子裏，一霎那的時間就會達到了牠的虛空的快樂的盡頭；可是自然和心靈的快樂却是源源不絕，汲取不竭的。波兒和薇姑既沒有鐘表，也沒有日曆，也沒有年鑑，歷史和哲學等書。他們的生命時期是以自然的節序為依歸。他們由樹影以計時，由他們的花果開結的時候以計季，由他們的收穫的回數以計年。這些美妙的想像使他們的談話充滿了一種可愛的情趣而變得異常的生動。“是午餐的時候了薇姑給家人說，“芭蕉樹的影子已到了牠們腳下；”或者：“夜快來了，烏梅樹的葉子已然合上。”——“你什麼時候來看我們呢？”鄰居的幾個女友向她說。——“在甘蔗的時候來，”薇姑答。——那末你的見訪會是更香甜更可愛，”那些妙年女郎答。當人家問她和波兒的年齡時：“阿哥的年紀，”她說，“是泉畔那株大椰子樹的年紀，我的呢，是那株小一點的。自我入世以來，那些芒果樹已然結過十二次的果，橘子樹已然

開過廿四次的花了，'他們的生命似乎是與樹木的生命相連結，猶如那些田野和神林之神的生命一樣。他們除了他們母親的生的時代沒有別的歷史時代，除了他們的果園的紀年沒有別的紀年，除了爲善於衆并體行上帝的意旨外沒有別的哲學觀念

總而言之，這兩個少年有什麼需要要同我們一樣的多錢而博學呢？他們的窮乏和他們的無知還是增加了他們的幸福。他們無日不互相傳感各人一些助力或一些光明；是的，是一些光明；即使其間偶然混入了幾何的錯誤，可是純潔的人絲毫不必害怕有什麼危險的結果。沒有憂煩去擾亂他們的腦海，沒有縱性去敗壞他們的血液，沒有淫慾去陷溺他們的心靈：愛戀，天真，信仰，把他們靈魂的美每天在向外面闡發，使他們的容貌，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舉止，顯得不可言語形容的神韻動人。在生之朝晨，他們已有了整個的生的燦爛：猶如我們的始祖，初離上帝的手，顯現在地上的樂園，他們互相看見了，接近了，開始如兄如妹地談話了；薇姑呢，溫柔，羞怯，誠懇如夏娃；而波兒却似亞

當，有成人的身材，有孩子的爛漫。

有時工作歸來（他曾給我述說過千遍），同她獨在一塊兒時，他向她說：“當我疲倦了時，只要一見了你我的元氣會立即復生。當我從山的高頭遠望見你在這谷地裏時，在我們菓樹的中間，你在我看來，好似一朵含苞的玫瑰。假若你向我們的母親那里步去時，即使在向牠的小鳥跑去的竹雞，也沒有你的美麗的身材，你的輕盈的步履。雖然那些樹木遮斷了我依隨你的視線，可是我不須眼睛看你就知道你在那兒；你有一些我所不能言說的什麼給我留在你經過的空氣裏，留在你坐過的草地上。當我接近你時，你使我心神如醉。蔚藍的天色沒有你澄藍的雙眼這麼美麗；白加麗鳥的歌唱沒有你的聲調溫柔動人。如果僅僅我的指尖一觸着你時，我就會全身感覺着快樂而戰慄。請憶起我們涉越那滿是滑石的三乳峯的河流的那天罷。走到河邊時，我已然非常的疲乏了；可是一當我把你負到了我的背上，我就好像同一隻鳥兒有了雙飛翼一樣。請告訴我你那時是用什麼魔力迷住了我呢。是用

你的靈智嗎？可是我們的母親比我倆更加聰明，是用你的愛撫嗎？可是她們常吻抱你也常吻抱我。我想那是由於你的仁慈。我永不會忘記你爲了給一個可憐的女逃奴求情曾一直赤足步行到黑河。啊，我最愛的人，請拿了這檸檬樹的花枝罷，這是我在森林中摘來的，夜裏你要把牠擺到你的床頭，請吃了這塊蜂蜜罷；這塊蜂蜜我是從巖峯上面給你採來，可是先請你在我的懷中躺息一回，我會從我的疲勞中立時蘇甦。”

薇姑答他道：“我的哥哥！黎明之際，射拂在這些巖峯上面的陽光，也沒有你的出現給我這樣的歡樂。我愛我的母親，我愛你的母親，可是當她們叫你一聲我的兒時，我還更愛她們，她們給與你的愛撫，比我所受自她們的還更使我感動。你問我爲什麼你愛我，可是凡是一塊兒長大起來的，是想愛的。看我們的鳥兒們罷；同巢長大起來，牠們也同我們一樣互相愛着；他們也同我們一樣常在一塊。你聽牠們是怎樣的隔着枝頭相呼相應呢。一樣，當你在高山弄笛，山谷的回音給我把你那抑揚

的曲調傳來了時，我是在這山谷裏重復着你的笛語。你是我所親愛的，尤其是從你要爲我而同那女黑奴的主人相打的那天起。自那時以來，我曾自語過千回：啊！我的哥哥有一個善良的心；沒有他，我會害怕得要死。我每天都祈禱上帝，爲我的母親，爲你的母親，爲你，爲我們可憐的兩個用人；可是當我說到你的名字時，我覺得我的虔誠激增了。我異常懇切地禱求上帝莫降一星的災禍給你！你爲什麼要去得如此地遠如此地高去給我尋花覓葉呢？難道我們園裏的還不夠嗎？你看你是怎樣的疲倦了！你渾身流着汗呢。”於是拿起她小小的白巾，她給他揩拭額頭和兩頰，她給了他無數的親吻。

然而，不久以來，薇姑覺得有一種莫名的病痛在苦惱着她。她那雙美麗的藍眼顯露着鬱悶；她的面色憔悴了；她覺得遍體軟弱不支。她的額上已沒有了晴朗；她的嘴唇也沒有了微笑。我們看見她一時無樂而樂，一時無憂而憂。她閃避着她天真的遊戲，她愉快的工作，她最愛的家庭。她在附近那些最僻靜的地方這兒那兒的徘徊着，處處尋求休息

却無論那塊都找不到休息。有時，看見了波兒，她嬉笑着向他走去；可是忽然在接近他時，一種突來的擾亂攪住了她；一道鮮紅飛上了她蒼白的雙頰，她的眼光不敢再與他的相接了。波兒向她說：“翠綠滿蔭山巖，我們的鳥羣見了你而在歡唱，在你周遭的一切都是快樂的，只有你一人是抑鬱含愁。”於是他想吻抱起她來給與她以生氣；可是她回轉了頭，顛身地向她的母親奔去。這不幸的女兒覺得她哥哥的愛撫使她心神昏亂。波兒却一點不懂得這種如此新奇如此不可思議的乖情。可是不幸而禍不單行呢。

那幾年中一種不時來塗炭熱帶間的地土的酷熱忽然擴張了牠蹂躪的勢力到了這兒。那是十二月的末尾，冬至的太陽用牠直射的烈火燃燒着這法蘭西島者三星期。差不多一年四季噓拂着這島的東南風也熄滅了。一長條條捲着塵沙的旋風柱騰起在路上，高懸在空中。遍地龜裂；草木如焚；一股股的熱氣從山嶺間發出，大半的山澗小溪都已焦乾。海上不再有一縷的雲絲飛來，僅僅日間一些

赭色的蒸氣飄浮在無垠際的水面，而日落之際這些蒸氣看來也儼如一個火原上面的火炎。即使夜也不能給如炙的霧圍帶來一些涼意。赤紅如血的月球從那炎霧濛濛的天際升起，顯得不可置信的龐大。那家畜之羣倒身在那些小山腰上，引頸向天，呼吸着空氣，發出一聲聲響徹山谷的悲鳴。即使那牧放畜羣的加伏耳人也倒臥在地，想去尋求一點兒清涼，可是遍地如炙，窒人的空氣中滿響着昆蟲的嗡嗡，牠們是在偵尋人類和動物的血液以解焦渴。

在這些炎熱的一夜裏，薇姑覺得她的病勢加重了。她站起，又坐下，又站起，又臥下，可是既不能睡眠，也不能休息，無論怎樣都覺不是。她於是藉着月光向她所愛着的那個流泉行去；雖然久旱，她看見那泉源還是披着銀光在棕色的巖腹上滑流。她投身浸在水中。清涼復活了她的心神，千種可愛的回憶呈現在她的腦海。她記得她童年時，她母親和瑪葛麗常常喜歡把她同波兒在這個地方同浴；她記得後來波兒既把這個浴池專留給她用，

他就掘深了池身，池底鋪了一層沙石，泉畔種了許多香草。她在水中，她的赤臂上，她的乳房上，隱約地看見那兩株當她哥哥誕生時當她自己誕生時種植下的椰子樹的反影，牠們是在她頭上交叉着牠們的綠葉青枝。她想起波兒的交情，是比香氣還溫柔，比泉水還清潔，比相依着的這兩株椰樹還熱烈；她嘆息了。她想起夜，想起孤獨，一股異樣的熱火攔住了她。她立刻出了水，這些危險的樹蔭，這些比熱帶的太陽還灼熱的泉水使她恐怖，她奔到她母親的身邊，想找一個對抗她自己的援助。幾回，想向她訴說她的苦痛，她把她兩手緊握在自己的手中；幾回，波兒的名字幾乎要脫口而出，可是她緊壓的心不讓她的舌頭給她傳情，於是把她的腦袋息在母氏的懷中，她只有汎溢的淚泉向她傾灑。

馬丹屠耳本來洞悉她女兒的心事，可是她也不被給她道出。“我的孩子，”她向她說，“你禱求上帝罷，她是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生命的主宰。他今日磨折你是爲了明日報賞你。你只須想想我們到

這個世界上來只是爲了體行美德的呢。”

然而這種過度的炎熱到頭由洋面吸起了一些濃厚的蒸氣來同一柄闊大的陽傘一般蓋住了這法蘭西島。那些山嶺的高峯把蒸氣凝聚在四圍。一長條條的電火不時從上霧的尖峯發出。立刻，一聲聲可怕的霹靂震撼着森林，平野和山谷；駭人的暴雨同一股股的瀑布一般，從天傾落。一條條濺白的急流排山而下：盤谷的四野成了一片汪洋大海；這兩個屋子坐落的高原成了一個小島；這盤谷的出口成了一個水閘，那兒發着號嘯的水聲，混雜地流着泥土，樹木和岩石。

全家的人都戰慄着在馬丹屠耳的屋裏祈禱上帝。屋頂是被狂風搖撼得可怕地格格作響。門與窗扉雖是緊緊地關着，可是由板壁間的縫隙透進的頻而烈的電光把屋裏的一切照耀得異常清晰。勇敢的波兒領着多明，不管暴風雨的狂怒，從這個屋子奔到那個屋子，這兒用一根支柱安住牆壁，那兒樹下一個木樁：他進來時僅爲了安慰家人說是暴風雨將過，晴明天氣已快回來。果然，一近黃昏急

雨驟止；可愛的東南風照常吹着；黑暗的陰雲被投向了東北，落山的紅日遠現在天邊。

薇姑的第一個願望是去看她風雨後的小憩處。波兒胆怯地走近了她，把手臂向她伸出想助她行路。她微笑着接受了他的手，他們一同走出了茅廬。空氣是清鮮而爽朗。一堆堆的白氣在山嶺間騰起。山腰滿留着四匯攏來的急流所造成的深痕。至于園地呢，已被可怕的山溪犁得異常凌亂；大部分的菓樹已被連根拔出；大堆堆的沙土滿蓋着草地，填沒了薇姑的浴池。然而，那兩株椰樹是依然直立，而愈顯得青翠可愛；不過附近是既沒了草坪，也沒了花畦，也沒了禽鳥，只有幾隻白加麗棲在巖石高頭，唱着悲歌，哭牠們已死去的小鳥。

見了這種蹂躪景象，薇姑向波兒說道：‘你攜了一些鳥兒到這裡來，暴風雨把牠們殺了。你種了這個園子，暴風雨把牠毀了。地上的一切都已毀滅，只有天色依然青青。’波兒答她道：‘但願我有一些天上的東西給你才好！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即使在地上。’薇姑紅着臉兒：‘你，你有一個聖波兒的

像呢。”她話纔說完，波兒已然奔向屋子尋找去了。那是一個異常小巧的畫像，畫中人就是隱修道人波兒。瑪葛麗對他有着一種偉大的虔誠：她作女兒的時候是永遠帶着這像在她的頸上；後來，既爲人母了，她就把它帶在她兒子的頸上。當她懷着他的時候，當她被棄於一切人的時候，她常常瞻仰着這隱聖的肖像，她的果子因而有點像這個肖像，這就是使她決定給他波兒這個名字，給他一個聖人作佑護者的原因。這聖人曾遠離人類過了他的一生，而人類之對她是曾始亂之終棄之者也。薇姑從波兒手裏接着這個小像的時候，她用一種感動的聲調向他說道：“我的哥哥，只要我活着的時候他是永不會離開我的，我也永不會忘記你會把你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唯一的東西給了我。”聽了這種懇摯的聲調，這種親昵和溫柔的意外轉回，波兒想去吻抱她；可是，同一隻鳥兒一樣輕捷，她脫了他去了，弄得他莫明其妙，不懂得這一種如此奇特的舉動是什麼意思。

那時瑪葛麗向馬丹屠耳說道：“我們爲什麼不

使我們的孩子結婚呢？他們互相有着一種熱烈的情感，雖然我的兒子還沒有覺到，可是自然會告訴他的，我們會徒然地防範他們：那就可怕起來了。」

馬丹屠耳答她：「他們太年青，太貧窮了。假若薇姑生下一些可憐的孩子來，而她又沒有力量撫育他們的時候，對於我們是一種怎樣的愁心呢！你的黑奴多明已很老弱了，瑪利也是一樣。我自己呢，親愛的朋友，這十五年以來，我覺得我非常的衰頹了。人在熱帶地方是很容易老去的，尤其是在愁中。我們等他年長一點，體質發育完成了，他能用他的工作維持我們的時候再說罷。現在，你也知道，我們僅有每日的必需呢。我們讓波兒到印度去一些時候罷，他會賺到一點錢可以買幾個黑奴；待他回來時，我們再使他與薇姑成婚，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比你的兒子波兒能更使我的愛女幸福。這事我們還得給我們的鄰人說說。」

果然，她們兩個來請教我了，我贊同她們的意見。「印度洋的海面是美麗的，我向她們說，是要揀一個清和的季候，由這裡過印度，只是一個至多六

個禮拜的旅行，由那兒回來也是一樣的時候。我們在我們這一鄉可以給波兒弄到一批貨物：因為我有好些鄰人都非常的喜愛他。我們只須給他一些我們一無用處的生棉，一些這里通常當作材燒的烏木，一些我們的林中隨處都是的樹脂：所有這些在印度很能賣錢，在我們這兒却只是一些無用的廢物。”

我担任了去請求麥歇蒲東萊給一個上船赴印度的允許，而在着手一切之前，我想把這事先告訴波兒；可是當他以一種出乎他的年齡萬萬的良智給我說話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驚異呢！“你爲什麼要我離開我的家庭呢？爲了一種我不明白的什麼發財計畫呢？世界上難道有一種比耕種田地更有利益的商業嗎？耕種田不是有時一可以變百嗎？如果我們願意作生意，我們不好把我們的剩餘從這里拿到城裏去賣，不必我去遠走印度嗎？我們的母親給我說多明已衰老了；可是我是年青，我一天比一天強壯有力。只有我不在的時候她們倒會發生什麼意外，尤其是薇姑，她已然是痛苦着。啊不，

不！我不能離開她們。”

他的答語使我大大的爲難；因爲馬丹屠耳並未曾瞞我以薇姑的光景，和她想使這兩個少年離開幾時的希望。這是一些我甚至不敢讓波兒疑及的原因。

正在這個時候，一隻從法國來的船給馬丹屠耳帶來了她姑母給她的一封信。死的恐怖攫住了她。沒有這種恐怖，殘忍無情的心是永不會被感動的。她曾得了一個大病，病後轉癆，而她的年紀使她的癆病成了不可救藥。她寫信給她的姪女要她回法國去；假若她的健康不能讓她作這一種長途旅行，她吩咐她把薇姑遣去。她要給薇姑一種好教育，一個好配偶，并要把她全部的財產贈與她。她說只要她遵行她的命令她還是同她和好如初。

這信一讀完，全家的人都驚慌起來。多明和瑪利是哭了。波兒呆住不動，似乎在預備着發火。薇姑呢，兩眼釘住她的母親，不敢則一語。“你現在能夠離去我們嗎？”瑪葛麗向馬丹屠耳說。——“不，我的朋友；不，我的孩子們，”馬丹屠耳說：“我決不

會離去你們。我既同你們生，我也要同你們死，我僅在你們的友愛中才認識了幸福之所謂幸福。假若我的健康是損壞了，那也是我舊時的愁恨所致。我的心已給我的親族的無情和我的親愛的丈夫的死去弄傷了。可是自從同你們在一塊以來，在這些茅廬底下，我已嘗受了更多的安慰和幸福，這是在我的故鄉家庭的富有中所永不能希望的。”

聽了這番話，快樂的眼淚從大家眼裏流出了。波兒用他的兩臂緊抱着馬丹屠耳，向她說道：“我也不離開你；我決不到印度去。我們大家要爲你工作，親愛的媽媽；同我們在一塊你永不會缺乏什麼。”可是一家裏面，那最顯得感動的却是薇姑。她這一天餘外的辰光是顯得溫柔而歡悅，她的平靜的恢復使大家更覺得高興。

翌朝，日出之際，當他們同平常一樣大家一道剛作完了晨餐前的早禱時，多明通知他們說有一個騎馬的麥歇，後面跟着兩個黑奴，在向他們的屋子前進。那是麥歇蒲東萊。他走進屋子時全家的人剛上了桌。薇姑正在安排咖啡和米粥，此外她還預

備了一些熱的番薯和新鮮的香蕉，他們的碗碟是些半截的葫蘆，他們的桌布是些芭蕉的綠葉。起初，那殖民地總督對這個家庭的貧乏顯得有一些的驚異。隨即，轉向馬丹屠耳，他向她說繁劇的公務使他不能有時想及私事；可是她對他卻很有着權利。馬丹屠耳接說，“你有一位有身分而豪富的姑母在巴黎，她給你留下了她的財產，並等着你到她的身邊去。”馬丹屠耳答總督說她損壞了的健康不答應她去作一種如此遙遠的旅行。“至少，”總督又說，“對於令媛小姐，如此年青又如此可愛的小姐，你不應當奪去她一個如此巨大的遺產。我不瞞你說你姑母已用了權力要把她弄到她身邊去。對於這事部裏已寫信給我，叫我於必要時使用我的職權；可是我既只爲使這個殖民地的居民臻于幸福才使用我的職權的，所以我希望你肯把兒女之情作一個數年的犧牲，這是關係你女兒的將來，和你一生的安樂。我們爲什麼要到島上來呢？不是想到這兒來發財嗎？如果在故鄉獲得到巨產不是更好嗎？”

說話時，他把他的一個黑奴肩着的一大袋銀圓擺到桌上。“你看，”他接說，“這是你姑母給令媛小姐作旅行的一切預備的。”旋即他慈祥地責備馬丹屠耳在窮乏中不去向他求一臂之助，一面却稱讚她的高貴的勇氣。波兒立刻發言了，他向總督說道：“麥歇，我母親曾來看過你，你接待她很不好呢。”——“你還有一個孩子嗎，馬丹？”麥歇蒲東萊向馬丹屠耳說。——“不，麥歇，”她答，“這是我的女友的孩子；可是他同薇姑我們是公共的，並且是一樣的親愛的。”——“少年人，”總督向波兒說，“當你曉得一點人情世故時，你就會知道那些身膺要職的人的難處的；你會知道他們怎樣行難知易，他們怎樣容易地辜負了潛德，褒賞了陰奸。”

麥歇蒲東萊應馬丹屠耳之請，就桌坐在她的傍邊。他也同那些生長在殖民地的白人一樣，吃了一些咖啡和米粥。他很喜歡屋子裏面的清潔有序，這兩家可愛的人的團結親誠，乃至他們的老僕老嫗的熱心効力。“這兒，”他說，“雖然只有一些粗陋的木器；可是我們在這兒却可以碰到一些暢快的

面孔，和黃金的心靈。”波兒非常高興總督的隨便，向他說道：“我希望做你的朋友，因為你是一位正直的人。”麥歇蒲東萊快樂地接受了這個島民的懇摯表示。他握着波兒的手吻了他，并保證他他可以信賴他的友誼。

早餐後，他請馬丹屠耳個人談話，他給她說最近有一個遣發她女兒到法國去的機會，因為有一隻船預備就要出發；他說他可以把她囑託給也是附這隻船走的他的一個女眷；他說她慎勿爲了幾年的別離而拋棄了這樣大的一筆鉅產。“你的姑母，”他臨走時又說，“頂多還可以活上兩年，她的朋友有信這樣告我。你好好的想想罷。機運是千載一時的。你們可以商量一下。所有的高明的人都會贊同我的意見的。”她答他說此後在這個世界上既除了她女兒的幸福不希望其他的幸福，她定會完全隨他的意向讓她的女兒動身到法國去的。

馬丹屠耳碰到了一個可以把薇姑同波兒分離一時，并可以有一天獲得到他們的共同幸福的機會，頗覺高興。她於是把她女兒拉在一傍，向她說

道：“我的孩子，我們的用人已經老了；波兒還很年青，瑪葛麗却上了年紀；我也已然衰弱了：假若我一旦死去，在這荒島之中，四壁蕭然，你將怎麼辦呢？你將是孑然一身，舉目無親可以給你一臂之助，爲了生活，你必迫得同一個女傭一樣不斷地在田地裏面勞働。想起來真是使我憂愁無既呢。”薇姑答道：“上帝是注定了我們工作的。你曾教我以勞動，并祝福我每天勞動。直到現在他未曾拋棄了我們，將來也決不會拋棄我們的。上帝特別地愛護着窮苦人。你曾給我說過千回，媽媽！我不能離開你去。”馬丹屠耳十分感動的又說道：“我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想使你幸福，并有一天使你和波兒成婚，他并不是你的兄弟。你現在想想他的命運是繫於你身呢。”

一個心頭在愛的妙齡女郎，總以爲別人是不知道她在愛的。她把她心上的幕幕在她的眼上；可是一當這幕被一隻親愛的手揭起了時，她的深在的愛的煩惱就如由一道開了的柵欄脫逃而去，而真情的甜蜜流露就繼前此之諱莫如深而來。薇姑

動於母氏的慈愛表證，她向她述說了她的只有上帝知道的內心爭鬥的經過；她說在一位讚許她的愛向，并以指教引導她的慈母的幫助中，她看到了神的幫助；她說如今幸賴她的助力，她對現在沒有什麼不安，對將來沒有什麼恐怖。

馬丹屠耳看着她的坦白發生了一個與她所等待着的大相反的效果，就向她說道：“我的孩子，我一點不想勉強你；你自己熟慮一下罷，可是你要把你的愛瞞起波兒。一個處女的心被擒服了時，她的情人就再沒有什麼希求於她了。”

黃昏之際，當她正和薇姑獨在一塊時，一個身穿藍色教袍的高身材的人跑進了她家。那是島上的一個傳教士，馬丹屠耳和薇姑的懺悔師。他是總督遣來的。“我的孩子們，”他進門時說，“上帝是應當贊美的！你們現在是發財了。你們將來可以隨你們善心所欲，爲善於窮苦的人們。我知道了麥歇蒲東萊向你們所說，和你們所答他的一切。善良的妈妈，你的健康迫得要你留在此地；可是你，年青的小姐，你可沒有託詞。你應當服從上帝，服從我們

的老親，即使我們的老親容或不公正。這是一種犧牲，可是這是上帝的命令。他曾爲了我們犧牲自己；你也應當以他爲表率，爲了家庭的利益犧牲自身。你此去法蘭西的旅行將有一個美滿的結果。你不願意到法蘭西去嗎？我的親愛的小姐？”

薇姑垂下了眼睛，顫聲地答他道：“如果這是上帝的命令，那我一點也不反對。上帝的意旨是應當遵行的，”她泫然說。

傳教士走了，去給總督報告他的使命的成功。馬丹屠耳遣了多明來求我到她家裏去，他對薇姑的動身有所諮詢。我並不贊成人家讓她走。我對於幸福有着某幾種的原則，就是我們應當看重自然的利益，不應當看重幸運的利益，我們不應當遠離了故鄉去尋求我們可以在故鄉得着的東西。這種格言，我毫無例外的推用到一切。可是我的安分的勸告那能抵得住一個鉅富的幻影，我的自然的理論那能抵得住那些世俗的成見和對馬丹屠耳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所以這位夫人僅僅因爲禮貌而請教我一切，從她的懺悔師決定以來，她已

再不顧慮到什麼了。不管由薇姑的幸運可以給她的兒子希望得到幾何的利益的瑪葛麗，前此是很堅決地反對薇姑之行的，也沒有一點異論了。至於還不知道人家已然決定了的主意的波兒，對於馬丹屠耳和她女兒的祕密談話極為驚訝，他不覺深深地憂愁起來。“人家在陰謀着一件什麼不利於我的事，”他說，“因為人家在隱瞞着我。”

然而，幸運臨到了這些巖地的消息却已然傳遍了島上，我們看見了各種類的商人在向這兒攀登。在茅屋裏面，他們展開了那些高價的印度綢；有華美的古德魯柳條布，有巴梁加和馬丘里的手巾，有平滑，起紋，刺繡，透明的達加羅紗，有雪白可愛的蘇拉綾，有沙地綠枝的稀奇的印花布。他們又展開了一些華麗的中國緞與綢，有透光緞，有白花綢，還有草地般綠，奪目地紅的絲織物；有玫瑰色的薄羅，有絢爛的緞子，有軟如呢的北京綢，有白和黃的南京緞，以及馬達加的纏腰錦。

馬丹屠耳要她的女兒選買她自己所喜歡的一切；她僅僅注意着貨物的質地和價格，免得那些商

人欺騙她。薇姑呢，選取了凡是她相信是合她母親的意，合瑪葛麗的意，合波兒的意的東西。“這個好蓋蓋家具，”她說，“那個適用於瑪利和多明。”末了，錢袋是用空了，她還沒有想到自己的需要。只有從她分配給各人的禮物上分一些兒給她了。

波兒見了這些給他預示着薇姑不走的禮物悲痛極了，幾天後他來到了我家。他帶着一種失望的神氣向我說道：“我的妹妹要走了；她已然準備好了她旅行的一切。請你到我們家裏去罷。我求你，請用你對她的母親和我的母親的腦筋上的信仰去留住她罷。”我答應了波兒的懇求，雖然深信我的勸諫會是一無效果。

如果身穿白加麗的粗藍布，頭束一條紅圍巾的薇姑在我是顯得嬌豔可人時，那末當我看見她照本地的一些婦人一樣裝扮着時，那又別是一種風趣了。她身穿一件襯着玫瑰色薄羅夾裏的白紗裳。她苗條的體態在她的抹胸下面充分地顯出，她金栗色的秀髮，結成雙辮，動人地垂在她童真的腦袋上。她的那些藍色的麗眼充滿了憂愁；她的被一

種克制住的情感擾亂着的心，給她的面色一種生動的色彩，給她的聲調一些充滿感動的顫音。乃至她似乎不大願意穿着的一身雅緻的裝飾的束縛，也還使得她的寂無興致的神情更爲動人。沒有人能看見她的態度，聽見她的聲音不覺得感動的。波兒的悲哀增加了這種感覺。

瑪葛麗，痛於愛子的境地，私下向他說道：“我的兒，你爲什麼至今還迷信着那只會使你日入愁城的無望的希望呢？這是我將你我的身世的祕密告訴你的時候了。屠耳小姐因她母親的關係，是層于一位有錢又有身分的女親；至于你呢，你只是一個可憐的鄉女的兒子，而更不幸的，是你是一個私生子。”

私生子這三個字使得波兒異常的驚怪；他從未曾聽到說過什麼是私生子：他問他母親這三個字的意義，她答他道：‘你生而沒有正當的父親。當我作女兒的時候，愛曾使我一回失足，這失足的結果就是你。我的錯誤奪去了你的父系，我的追悔又奪去了你的母系。不幸的兒，你在這個世界上沒有

別的親戚只有我一個人！”說着題不禁流淚了。波兒用他的兩臂緊抱着她，向他說道：“哦，我的母親！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你我沒有別的親人，我要從此更加愛你。可是你揭示給了我一個怎樣的祕密呢！今天我才知道了兩月以來屠耳小姐遠避着我的原因，和現在使她決定要走的道理。哦！無疑，她是輕蔑我！”

那時，晚餐的時候到了，我們大家上了桌；可是各人有着各人的心事，都食不下咽，默無聲息。薇姑第一個離了席，跑來坐在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波兒立刻跟了她來位置在她的身傍。起初，彼此都深深地靜默着。那是非常甜美的一夜，任你有千枝生花筆也描寫不出牠的美。月亮高懸在蒼空，四繞着一些雲波，這些雲波又逐漸地在牠的光線裏消失。月光慢慢地浸浴着島上的山嶺和山嶺的高峯，這些高峯盪漾着一層銀光的翠綠，風是靜止着。林中，谷裏，巖上，我們聽見那些在巢中互相愛撫着的小鳥們的喃喃細語，牠們在贊美那夜色的光明，和大氣的靜寂。一切，以至昆虫，都在

草叢中翳翳鳴響；天上的星星反照在海心，海心映着牠們顛顛的影子。薇姑舉起随意的眼光游視着那無涯的海面和渺茫的天際，藉幾處漁夫的燈火才辨得出島岸。她看見港口有一個光明和一個黑影：那就是要載她到歐洲去的那隻船的船燈和船身。這船已然準備了拔碇起程，這船在靜靜地等待着開始沖風破浪。這個景象使她昏亂了，她掉轉了頭，免使波兒看她流淚。

馬丹屠耳，瑪葛麗和我，我們是坐在相離幾步遠的那些芭蕉樹下；在夜的靜默中，我們清清楚楚地聽得見他們的談話，這我至今還未曾忘記。

波兒向她說道：“小姐，人家說你三天之內就要走了。你不害怕去冒海上的危險嗎？海，你前此是那樣地恐怖着的海！”——“我必得服從我的親戚，服從我的責任，”薇姑答。——“你爲了一個遠親，一個你從未見過的遠親就離開我們嗎！”波兒說。——“唉，”薇姑說：“我很想一生都留在這兒；可是我的母親不願意。我的懺悔師給我說上帝的意志是要我走；他說人生是一種磨折……哦，這是

一種太難堪的磨折喲！”

“怎麼，”波兒又說，“如許多的理由決定你走，却沒有一個的理由留你住嗎！哦！一定還有一個你不給我說。富貴有着些偉大的魔力，你立刻會在一個新的社會裏碰到一個你要給他以哥哥的名義的人，這哥哥的名義你不再給我了。你會在許多同你門當戶對的人中選定那個哥哥，他會有我所不能貢獻給你的門第，他會有我所不能貢獻給你的富有。可是，爲了極人生之幸福，那你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呢？無論你到怎樣的一個地方，會比你出生的鄉土更可貴嗎？你那里能夠找到一個比你所愛着的這個還更可愛的家庭？你沒有了你如此習慣了的你母親的愛撫你將如何生活？已然上了年紀的她自己，當她再不見了你在她的身邊，桌傍，屋裏，再不見了你在她常依靠着你的散步場，又將怎麼辦呢？同她一樣愛着你的我的母親又將怎樣傷心？當我看見她們因你的不在而流淚時，我又怎樣可以安慰她倆？忍心的你！我還一點沒有說起我自己喲：可是我自己又將怎麼辦呢，當早晨我再不見

你來同我們早禱，當晚上我再不見你來同我們夜話；當我看見那兩株我們誕生時所種下的椰樹，牠們是如此長久長久地是我們相愛的誕人？哦！既然一個新的命運迷住了你，既然你要離了你生長之地去尋別的地方，既然你不要我勞働之所獲去尋別的財產，那末請你讓我跟你上那隻你要乘以出發的船同走罷。我可以在暴風雨之中，在你在陸地上尚如此害怕着的暴風雨之中保護你。我要把你的腦袋安息在我的懷中，我要把我的心溫熱着你的心；在法國，在你要去尋求富貴尊榮的法國，我要同你的奴隸一樣侍奉你。我要以你一人的幸福爲幸福，在那些我會看見你被供奉尊崇的邸第中，我還會夠富夠尊，以便給你做那最大的犧牲，直至死到你的腳下而後已。

哽咽窒住了他的聲音，我們立刻聽見了薇姑的答語，她說時是間着一聲聲的嘆息：“……我之所以要走也是爲你……爲你……爲我眼見因給養兩個殘廢的家庭而每天被工作重壓着不能伸腰的你。如果我是預備去乘機發財，這還是爲了圖報你

給我們的好處於萬一。世界上難道有一種抵得住你的友誼的富貴嗎？你爲什麼給我說你的出身呢？啊！即使上帝還能給我一個哥哥，難道我除了你外還去選別一個嗎？哦，波兒！哦，波兒！你於我是比一個哥哥還親，是比一個哥哥還愛！爲了要使你遠去找我是如何的痛苦！我還想要你幫助我使我離開我自己，直到上帝可以祝福我倆雙飛的那一天。現在，我留，我去，我生，我死：你願意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罷。不德的女兒喲！我能抵抗你的愛憐，我不能忍受你的痛苦！”

聽了這些話，波兒把她攬在懷中，把她緊緊地抱住，他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喊道：“我要同她走；什麼都不能使我離開她。”我們大家向他奔去。馬丹屠耳向他說道：“我的兒，如果你也離去我們，我們怎麼辦呢？”

他顫聲反復着這三個字道：“我的兒……我的兒……你，我的娘！”他向她說，“你，使哥哥同妹妹離開的你！我們一同吸過你的奶；我們一同在你膝上長下起來；我們一同從你學得相愛；我們一同說

過我們相愛者千回。而現在你要使她遠去我！你要把她遣到歐洲去，遣到曾拒絕給你一個棲身之所的那個野蠻的地方去，遣到曾拋棄了你自己的那些殘酷的親人家去。你可以給我說：你對她沒有一點的權利，她不是你的妹妹。可是她完全是我的，她是我的財富，我的家庭，我的出身，我的一切。我除她以外不知道別的。我們只有一個屋頂，一個搖籃；我們也將只有一個墳墓。如果她要走就必得我跟她。總督會阻擋我嗎？他會阻擋我投向海去嗎？我會游泳着跟了她去。海於我不會比陸地更是不幸。既不能在此地活在她的身傍，至少我要遠離了你在她的眼前死去。你殘酷的母親！你不仁的女子！但願你使她去走險的那海洋永不把她還你！但願海洋的波浪把我的屍身給你送還，把我和她的屍身滾在這些海岸的沙石上，由你的兩個孩子的死去，給你一個永遠的傷痕！”

聽了這些話，我把他抱在我的懷中；因為失望使他失去了理性。他的兩眼發光；一滴滴的大汗從他火赤的臉上流下；他的兩膝在顫，在他灼熱的胸

腔，我覺着他的心在勃勃地急跳。

薇姑恐怖極了，向他說道：“哦，我友！我以我們童年的快樂，我們一生的痛苦，和凡是可以聯絡兩個不幸者的一切爲證，如果我留在此地，我只是爲你而生；如果我走了，我只是爲有一天回來獻身給你。我請你們作我的證人，撫育我成人的你們，處置我生死的你們，看着我流淚的你們。我憑在聽着我說話的天，我憑我應當航過的海，我憑我所呼吸着而我從未嘗以謊言玷污過的空氣發誓，我誓一生愛你，一生屬你。”

彷彿一塊被太陽溶解了的急流而下的阿白南山頂的冰巖，聽見了愛者的聲音，這少年人的暴怒就這般的靜止了。他傲慢的頭顱低垂了下去，幾行熱淚奪他的眼眶而流。他的母親呢，把她的老淚混入了他的，她把他緊抱在懷中不能言語。馬丹屠耳煩亂極了，向我說道：“我再不能支持了；我的靈魂已然暴裂。這不幸的旅行只有不舉行了。我的鄰人，請你勉力把我的兒子帶去。這兒整整地一個禮拜不曾有人得到安眠呢。”

我向波兒說道：‘我友，你的妹妹不會走了。我們明天要給殖民地總督去說；讓你的家庭安息一回，到我的家裏去過夜罷。夜色已深，午夜已然過了；南斗星是直橫在天際。’

他一聲不響的跟了我去，經過了非常不安的一夜，黎明之際他就起了身，返向了他的家中。

可是，我何必再長久地繼續給你述說這段歷史呢？在人類的生活裏面永遠只能看到一面是可愛的。猶如我們這個地球，我們的旋轉只是一天一次，而這一天尙且只有一部分能夠受到光明，另一部分必須交與黑暗。

“老伯，”我說，“我求你給我述完這一段你開頭就敘得如此其動人的歷史罷。幸福的影跡可以娛樂我們，可是不幸的影跡也可以作我們的龜鑑。請你說，那不幸的波兒後來怎麼樣了？”

波兒回家時第一件入眼的事，就是那女黑奴瑪利，她立在一處高巖上，眺望着那大海。他遠遠地看見她就向她喊道：“薇姑在那兒呢？”瑪利向她的少年主人回轉了頭，她放聲哭了。波兒，發了狂，

立刻轉身向港口跑去。他在那兒知道薇姑黎明時分就上了船，知道她的船隨即就開了頭，知道那時人家已然望不見牠的踪影了。

雖然環繞着這個盤谷的那些嶙峋的巉巖在我們後面看來幾乎全是嶄立的，可是這些巖頂的每一個綠色的高原却是一層層的階段，藉幾條崎嶇的小徑，由這些階段我們可以直達到那座傾斜而不能攀越的所謂拇指巖的巖腳。這個巖腳是一塊滿蓋着參天大樹的平地，可是是如此地高峻，猶如一個空中的巨大森林，四繞着一些可怕的深淵。拇指巖不絕地引攏來的層雲凝落在這個巖腳匯成了幾條小溪，溪水以一種如此非常的高度傾落在這個山背的山谷，即使在這高頭我們也一點聽不到那下墜的聲音。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見一大部分的島和這一部分山嶺，其中如碧帶坡三乳峯和牠們的滿植森林的斜谷都是一望在目；其次是那大海和西向四十里以外的浦濱島。就在這高頭波兒眺見了那隻載着薇姑的惡船。他看見牠已在十里外的遠海，彷彿大洋之中的一個黑點，他好一

响都是注全力的目送着牠：牠已然隱滅了，他相信着還是看見牠；當牠完全地消失在海天之際的濃霧中的時候，他還痴坐在這荒野地方，被那不斷地搖撼着那些棕櫚和達達的樹梢的狂風不斷地打擊着。牠們的怒號的嗚咽的悲鳴彷彿遠地的海豚之羣的怪吼，給人以一種深深的愁悶。就在這兒我碰到波兒在腦袋依靠着巖，眼睛凝視着地，從日出我就在他後面走着：我很難使他下來去再見他的家庭。然而我究竟把他引到了他的家裏，他再見了馬丹屠耳時的第一個動作，是狠狠地埋怨她欺騙了他。馬丹屠耳給我們說早上三點鐘的時候既起了風，那隻船既預備開頭了，那總督就帶了他的幾個參謀和那個傳教士同着一頂轎子來尋薇姑；她說不管她自己的理由；不管她和瑪葛麗的眼淚，他們大眾聲喊着這是爲了他們大家的好處，他們把她的已然半死的女兒帶了去了。“至少，”波兒答，“假若我曾向她致過我的別辭，我現在也會安靜了。我會給她說：薇姑，如果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我曾不慎說過什麼得罪你的語言，在你永遠地離去我之前

請你給我說你是恕了我罷。我會給她說：因為我是不預備再見你了，別了，我親愛的薇姑！別了，請你遠着我快樂而幸福地生活！”因為他看見他的母親和馬丹屠耳在哭：“現在是親愛的親愛的，”他向她們說，“除了我外，看還有誰個來給你們拭淚！”他旋即歎歎着遠開了她們，開始在居地的四境徘徊留戀，他遍跑着凡是薇姑最喜歡去的地方。他向他那些跟着他哞哞而叫的山羊和小山羊說道：“你們問我要什麼呢？你們再不會見到那在她的手裏給食物你們的人兒同我在一塊了。”他到了“薇姑小憩處，”見了那些四繞飛翔着的鳥兒，他就喊：“可憐的鳥們！你們再不會飛到那給種子你們啄食的好人兒身邊去了。”看見非特兒在他前面走着，這兒那兒的聞嗅似乎在偵尋着什麼，他嘆息了，向牠說道：“哦！你永不會再找到她了。”末了，他就投身坐他前夜給她說過話的那塊岩石上；一見了那海，見了那他眼見那隻載着他的愛人的船在這上面消失去了的海，他傷心地哭了。

然而，我們是一步一步地跟着他，恐怕他神筋

的錯亂會發生什麼不幸的結果。他的母親和馬丹屠耳用一些最親愛的話語去求他，求他不要以他的失望去增加她們的痛苦。到底，馬丹屠耳把他平靜下來了。她向他喊着各種最能喚起他的希望的名字。她喊他作她的兒子，她的親愛的兒子，她的女婿；因為她早已預備要把她的女兒給他。她求他到屋裏去，求他到屋裏去吃一點東西。他同我們一同上桌了，他坐在他兒時的伴侶所坐的席位的傍邊；並且彷彿她還在佔據着這個位子的一樣，他給她說話，她給她呈獻那些他知道是最合她的口味的食品；可是當他發覺出了他的錯誤時，他就放聲痛哭起來。接着好幾天他是在搜集凡是她個人常用的一切，她最近配戴過的那些花束，她常用以飲食的一隻可可柺子；他的女友的這些遺物彷彿就是世界上的一些最寶貴的東西，他親吻牠們，他把牠們按放在他的懷裏。即使琥珀也不會比他的愛人所接觸過的東西發放一種更溫馨的芳香。末了，看着他的懊惱增加了他的母親和馬丹屠耳的憂愁，看着他家庭的需要要求一種持續的工作，他於是

同着他的助手多明着手去恢復他的被暴風雨破壞了的園地起來。

立刻，這個同其他生長在殖民地的白人一樣漠不關心世界上所經過的一切的少年，要求我教他讀書，教他寫字，爲的他可以同薇姑通信。其次他要學地理，以便他對於她要上岸去的那個地方有一個觀念；他要學歷史，以便他知道她將要去生活在裏面的那個社會的風俗人情。就是由這種愛的情感他對於農業，對於佈置一塊最崎嶇的地土使其有聲有色的技藝才達到了畫美善的地步。無疑，大部分的科學和藝術我人都得歸功於這種熱烈而不安的情感所希望得到的享樂，也是由這種情感所希望着的享樂的缺望才產生了教人去萬事靜觀的哲學。這樣，自然既把愛做成了一切生物間的維繫物，復使其成了我們的社會的第一原動力，我們的光明和我們的快樂的煽動機。

波兒對於地理的研究，不大覺得有味，因爲牠不給我們描寫每個地方的自然，只給我們敘述了一些政治的區域。至於歷史，尤其是近世史，

那是更不能使他發生興趣。在這裏面他只能看見一些他莫知其由來的循環的梗概的劫難；一些既無原因復無目的的戰爭；一些黑暗的陰謀；一些無個性的國民，一些無人道的君主。他喜歡去讀小說，這裏面還能見到一些人類的情感和同情，有時也能見到，一些與他所處的相似的境地。小說中他又最喜歡那本“特萊馬格冒險記”〔註七〕他愛牠那種田野生活，和人類心靈上的自然情慾的描寫。他常把這書裏面那些最感動他的地方讀給他的母親和馬丹屠耳聽：於是一些動人的回憶感動了他，他的聲音窒息了，他的兩眼流淚了。他似乎在薇姑身上，找到了安底若的聰明和尊貴與歐佳麗〔註八〕的不幸和多情。從另一方面呢，他又被我們時下的那些充滿了。淫詞浪語和傷風

〔註七〕 *Aventures de Telemague*, 敘述 Ulysse 之子 Telemague 自其父出征 Troie, 後來去千里尋父的故事。著者 Fenelon (1651—1715)。

〔註八〕 *Antiopé* 和 *Eucharis*, 均係特萊馬格冒險記裏面的女英雄。

敗俗的事蹟的小說弄得十分不安了；當他知道了這些小說是包含着一種歐洲社會的寫真的時候，他就很有理由害怕薇姑會在那兒變壞了而忘却了他。

實在，一年半的光陰過去了，馬丹屠耳還沒有得到過她姑母和她女兒的消息：她僅僅由別人口裏知道她的女兒是平安地到了法蘭西。末了，她才由一隻取道這里到印度去的海船接到了一個包裹和一封薇姑親筆寫的信。雖然她的寬大而可愛的女兒的深心，她覺出她的生活很是不幸。這封信是如此深切地表現着她的境地和她的性格，使我至今幾乎還能逐字逐句地記得。

“最親最愛的媽媽，

“我已經親筆給你寫過好幾封信了；可是我從沒有得到過回信，因此我想那些信一定是沒有達到你的手裏。我希望這一封由我的小心謹慎能夠給你以我的消息，并能得到你的。”

“從我們離別以來，我不知道流過幾多回的眼淚了，我，這個幾乎從來只有爲別人的不幸而流淚

的我！我的姑婆很是驚異我的來到，當她一問我的才能，而我答她我既不會讀也不會寫時。她於是問我自我入世以來我究竟學到了一些什麼；當我答她說我知道整理家務并遵照你的意志行事時，她給我說我是受到了一個婢女的教育。翌日她就把我送到巴黎附近的一個大修道院作寄宿生，這裏面我有着各種各類的老師；她們教我歷史，地理，文法，算學，教我騎馬；可是我的天稟是如此其薄弱使我很難去領悟這一切的科學，所以我同這些先生們會得不到幾何的益處的。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少聰明的可憐的造物；猶如他們暗示給我的這層意思一樣。然而，我姑婆的慈愛并不少為冷淡。她每個節季都給我一些新的衣服。她安置了兩個侍女在我的身傍，她們也是同一些太太們一樣裝扮得很闊。她給我加上了伯爵小姐的尊銜；可是她抹去了我屠耳的姓氏，因你給我述說過的一切和我父親為娶你而受到的許多痛苦，屠耳這兩個字對於我是同你自己一樣寶貴的。她把你夫家的姓氏換上了你家庭的姓氏，然而這於我還是可愛的，

因為這是你做女兒時的名字。我既看着我到了一種如此豪闊的境地，我曾求她給你一些接濟。她的答語怎樣告訴你呢？可是你曾囑咐過我要常常給你說真話的。那末我告訴你了：她是答我說在你所度着的單純的生活中，少於你已是一無用處，多會使得你手足無措的。我因為自己不曉得寫字，我起初是請別人給我寫信把我的消息告訴你。可是自我到此地以來，我既沒有一個我可以信服的人，我就夜以繼日的專心地學讀學寫起來；託上帝的福使我在不久的時候就成功了。我頭第封信我是託我身邊的那兩個侍女去送的：我想她們是把那封信交給了我的姑婆。這一次我是求助於我的一個女友，一個寄宿生；你給我的回信請寄交下面所附的她的住址。我的姑婆已禁止了我同外面的一切通信，照她的意見是我同外面的通信會給她對於我的那些大的想頭許多的障礙。只有她同她的朋友一個老貴族可以在柵欄外面來看我，她說她這個朋友很是喜歡我，對我很是有興趣。實在說來，我却是一點都不喜歡他，即使我對別人或者還

會發生幾分的興趣。

“我生活在富有的光榮中，我却不能處置一個的銅子。人家說假若我一旦有了錢，就會發生什麼重大的關係的。甚至我的衣裳都是屬於我的侍女們，她們在我還未舍棄牠們之前就互相爭論着你要我要。在財富的懷中，我是比在你的身邊更其窮苦；因為我沒有一絲什麼可以隨我贈與。當我看見人家在教着我的那些卓越的才能很難使我去作一點最小的有益事，我於是只有求助於我的針黹了，這是幸而你教會了我我可以隨手應心地使用的。現在我給你和瑪葛麗媽媽寄來了幾雙襪子，這是依我的式樣做的，給多明一頂軟帽，給瑪利一塊紅手巾：這個包裹裏面我還包進了一些我食過的果子的果核，同一些各種類的樹種，這是在遊戲時間，在修道院的花園裏收穫下來的。這裏面我也包進了一些紫羅蘭，白菊花，毛茛草，紅嬰粟，矢車菊，輪鋒菊等的種子，這都是我在田野中採集起來的。這兒的那些草原上有着許多極可愛的花朵，比我們那兒的更要美麗；可是沒有一個人肯去關心

牠們，這袋種子我確信你同瑪葛麗媽媽會比那袋我們的離別，我的眼淚的禍原的銀圓還更喜歡的，假若有一天你能快樂地看着一些蘋果樹生長在我們那些芭蕉的傍邊，一些樺樹把牠們的濃蔭同我們那些椰子樹的濃蔭交相覆映，那於我會是一種莫大的歡欣。你會相信你是置身在你如此懷慕着的羅爾芒特。

“你會囑咐我叫我把我的快樂和我的痛苦都要寫信告訴你，離開了你我是沒有一點快樂：至於我的痛苦呢，我是把牠們緩和了，我想着我是在一個你因上帝的意志而把我安置在的地位裏。可是我在這兒所感受着的最大的憂悶，是這兒沒有一個人給我說起你，也沒有一個人我好向其說起你。當我想把話機轉向於我是如此其親愛的的你們身上去的時候，我的那些侍女，寧或說我姑婆的那些侍女（因為與其說她是屬於我毋甯說她們是屬於她），必定就給我說：小姐，請你想想你現在是法蘭西女子，你應當完全地忘却那個野人們所住的地方喇。啊！我甯可忘却了我自己，我那能忘却

了我的出生的地上，你現在在生活着的地上！我看是這兒才是一個野人們所住的地方；因為這兒愈是熱鬧繁華，我愈感到孤獨不可耐，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向其訴說你將抱以終身的愛情，

“最親最愛的媽媽，

“你的柔順而聽話的女兒，

“薇姑屠耳。”

“我感謝你們的善心，瑪利和天明，我感謝你們在我兒時給了我許多的愛護。我請求你們：請替我撫摸非特兒，我那回迷失在林中的時候，是牠來尋着了。”

波兒很奇怪着薇姑未嘗有一句話提及他，然而在她的追懷中，她却連家裏的狗都不曾忘記；可是他却不知道一個女子的信是無論怎樣的長，她的最親愛的思想是永遠只擺在信尾的。

在一個附註裏，薇姑特別的把兩種花的種子囑託給波兒；那就是紫羅蘭和輪鋒菊的種子。她對這兩種植物的性質和最宜種播這兩種種子的地方給了他一些指示。“紫羅蘭，”她信裏面向他說，“開

一朵朵的深堇色的小花，牠喜歡躲藏在荊棘叢中；可是牠的可愛的香芬立刻會使人發現了牠的所在。”她叮囑他把牠種在那流泉的傍邊，她的椰子樹的腳下。“輪鋒菊呢，”她又說，“開一朵朵的褪藍色的小花，黑地間白。人家說牠是象徵着死喪。因此，人家也叫牠作寡婦花。牠性喜那些雨打風吹的酸苦地。”她求他把牠種在她那天夜裏最後一次同他說話的那塊巖地上，并求他，爲了她的愛，給這個巖石命名爲“說別巖”。

她把這兩種種子盛在一隻小袋裏，這袋子的編織是十分的簡單，可是在波兒眼中這却是件無價之寶，他瞧出這袋子上面有一個P和一個V 相組合着，字是頭髮製成，由牠們的美麗他認識這是薇姑的頭髮。

這位多情而有德的姑娘的家書使得全家的人都流淚了。她的母親以全家的名義答她說她留住抑歸來都隨她自己的心意，她給她說自她走後他們是失去了他們幸福裏面的最好的一部分，她說對於她個人，她的不在是永莫能得到慰藉。

波兒給她寫了一封極長的信，他給她說他要
把他們的園地弄得燦爛富饒以副她的期望，他說
他要把歐洲的植物同非洲的植物混合地種在園子
裏面，猶如她在她的織物上把他們的名字組合起
來一樣。他給她在她泉畔那兩株椰子樹上摘了一
些已然充分地成熟了的果子寄去。此外，他又給她
說，島上的別種果物他不給她寄了，爲的再見島上
的生產的欲望可以使她決定早早地歸來。他求她
愈速愈妙地如償了他們家庭的熱烈的願望，如償
了他個人的熱烈的願望，因爲自她去後他未曾嘗
到過一點的歡欣。

波兒非常小心地播種了那些歐洲的種子，對
於紫羅蘭和輪鋒菊的種播尤其是十分的著意，這
兩種的花顯然有些類似薇姑的境地和性格，所以
她是如此念念地把來囑託給了波兒；可是，或者是
牠們在長遠的行程中因曝露而變性了，或者是非
洲這一部分的氣候與牠們不大相宜，這兩種花發
芽滋長的是很少，這很少的幾顆也沒有達到牠們
的完美的境地。

那時，那常常擾亂幸福者的安甯的羨望之心給這個島上備滿了一些使波兒十分地不安的流言。那些帶了薇姑的信來的水手確信地說她是快要結婚了：他們還指名說要娶她的是當朝的那一個貴族；有些人甚至還說婚禮是已然舉行，他們還目擊了那莊嚴的禮典。起初，波兒是不信一隻商船帶來的這些消息，因為他們通常總沿他們航線所經之地散佈一些謠傳的。可是看見好幾個居民在懷起一種不忠的憐憫般勤着來可憐他這種不幸的變故，他就漸漸地開始有點相信起來。而且，在他看過的好幾本小說裏面，他知道失戀起初總是被視爲笑話的；因為他知道這些書裏面是包含着一些頗爲忠實的歐洲風俗的寫真，他就害怕馬丹屠耳的女兒不會不在那兒變壞而忘卻了她舊時的盟誓。他的光明已然使他不幸了。而完成了他的恐怖的，是後此六閱月的時間，由歐洲來到這兒的好幾只船兒，未曾有一隻帶來一點薇姑的消息。

這位不幸的少年心神十分地擾亂了，他常常跑來看我，要由我的世故的經驗去證實或驅除他

的不安。

我已經給你說過，我是住在離此地一里半路之遙的一條沿長嶺而流的小河岸畔。就在那兒我度着我的孤獨的生涯，沒有妻兒，沒有子女，沒有奴隸。

既沒有找到一個與我們情投意合的伴侶的稀世的幸福，那末人生少為難堪一點的境况自是離羣而索居了。凡是心頭多有所憎恨於人類的人，總是要尋求遁世去的。而最顯著的是一切因他們的意見，他們的風俗，或他們的政體而致成不幸的民族裏面是產生了無數的國民階級完全地把他們自身奉獻給了隱居和獨身的生涯。埃及衰微時代的埃及人是如是，希臘帝國末葉的希臘人是如是；今日的印度人，中國人，現代希臘人，意大利人，大部分的東方民族和南歐民族亦如是。孤獨會引人遠離了社會的不幸而回向自然的幸福。在我們的社會中，在被如許多的成見割裂開了的我們的社會中，靈魂是在一種持續的搖動狀態裏面；她在不斷地轉着千種紛亂而矛盾的念頭，一個貪婪的可鄙

的社會裏面的各個分子都有着這種種的念頭，以去尋求互相征服，互相傾軋。可是一到了孤獨之中，她就會放棄了那些擾亂她的迷罔的幻想；她就會重取了她自己的，大自然的，她的創造者的單純的情感。猶如一條蹂躪田野的暴流的泥水，遠開了牠的正道流入了一個什麼小的水蕩，把牠的泥濘沈入了水底，重取了本來的清澈，恢復了固有的透明，而反映着綠岸，青山與天色。孤獨能恢復靈魂的平靜也能恢復肉體的諧和。在遁世者之羣中才可以找到能把生之涯延之永久的人類；印度的那些婆羅門就是這樣。最後，我相信在人類社會中，在我看來要嘗到一種永續的快樂是不可能的人類社會中，要想享受一點的幸福，孤獨是必然地要的。然而我並不願意說人是應當絕對地孤獨：他因他種種的需要而與整個的人類相關切着；所以他應當爲人類而工作；他也應當爲自然而獻身。可是上帝雖是給了我們各個人一些完全適合於我們生活在的這個地球的各種元素的官感，腳以承應土地，肺以呼吸空氣，眼以接受光明，我們不能偶一顛倒

這些官能的使用，他却爲他個人，他這生命的創造者，保留下了所有官能中最重要的一個，心。

所以我就遠開了人類，遠開了我所願意爲他們効力而他們却虐待了我的人類，孤獨地度着我的時光。既跑遍了一大部分的歐洲，美洲和非洲，我就棲定在這個少有人烟的荒島，我愛牠溫和的氣候，我愛牠幽靜的風景。森林中一株樹腳下面我築下的一座茅廬，我親手開墾出來的一小片田地，在我門前流過的一條小河，已夠供給我以快樂和需要。此外我還有着幾本好書，牠們教我成爲更優良的人物，牠們還以我離棄了的世界來增益我的幸福：牠們呈現給我一些使得世界的人類成爲如此可憐的情慾的畫圖，由我以他們的命運和我的命運所作的比較，牠們使我享到了一種反照的幸福，猶如一個從遭難的船隻逃生在一個礁巖上面的人，我從我的孤獨中靜望着那在搖撼着我以外的世界的暴風雨；我的安靜因遠處風雨飄搖的聲息而彌增。自從人類已不在我的路上，自從我已不在他們的途中，我不再憎恨他們；我只可憐他們。

假若我碰到一個什麼不幸的人，我總竭力以我的勸告去援助他，彷彿一道急流邊畔的一個過路人，伸手給陷溺在急流裏面的一個不幸者。可是我很少碰到過一個清白的心靈來注意我疾聲的吶喊。大自然是徒然地喚不回以外的人們；他們大家都把她做成一個他們把來穿上了他們自己的情慾的影像。他們一生都在追逐着這個迷惑他們的幻影，他們隨即埋怨上天那他們自己所造成的錯誤。在一大羣的我有時試想把他們引向自然的不幸人中，我未曾碰到過僅僅的一個不在迷醉着他自己的苦惱。他們起初是小心地靜聽着我，希望我會幫助他們去得到光榮和幸運；可是一看出我是在想教他們拋棄去這種種的時候，他們就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可憐人，不去追逐他們的不幸的幸福：他們咀咒我的隱遁的生涯；他們僭稱只有他們才有益於人類，於是他們竭力要把我拉入他們旋渦。可是，即使我是把我的情感傳達給一切的人，我却并不信任任何那一個。通常我只要以我自己作則就夠了。在平靜的現在，我覆視着我過去一生中的動

搖，這些動搖我曾給付過如許多的代價：保護，財產，名譽，肉慾，偏見，這舉世所趨的一切。我以我眼見過的那許多瘋狂地互相爭奪着這些幻影而現在是已然死去了的人們來比我門前的流水的波浪，牠們洶湧地觸碎在河道裏面的岩石上，自茲逝去了永不再回。至於我呢，我是在怡然自得地順逐着這時間的河流，流向那渺無涯際的未來的大海；而由大自然的眼前的譜和景象，我把我的靈魂向着她的創造者揚舉，我希望在另外的一個世界裏得到一個極樂的永生。

雖然我們望不見那位置在一個森林之中的我的茅廬，可是我們所在的這高頭呈現到我們眼前的那許多景物，已覺得那兒有一些很可愛的天然點綴了，尤其是對於我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喜愛內觀強於外拓的人。從我門前流過的那條小河，成直線的直貫林中而逝，在我看來似乎是一道長溝，上面滿遮各種樹的綠蔭：這裏面有達達樹，有烏木林，有蘋果林，有橄欖林；還有棕櫚林，這兒那兒聳立着牠們的光柱，牠們的高度有百多比業；牠們的頂

上載着一叢叢的綠箭，顯露在其他的林樹的高頭似乎是一個森林層種在另一個森林之上。此外還有着許多喜歡攀牽的藤葛，牠們從這樹爬上那樹，這兒組成了一個個花的穹窿，那兒組成了一條條綠的屏障。一股股的香芬從這些樹頭發出，濃郁的香氣射拂在人們的衣上，假若我們這兒有一個人穿過一個森林，即使他出來了數小時之後，我們還可以在他的身上嗅着。開花時節，你可以說滿林的樹木是半蓋着雪花。而憂末秋初，兼有各種的候鳥，由一種不可思議的本能，從一些莫名的異地越過了重洋來收穫這島上各種植物的種子，把牠們的輝彩的羽毛襯映在那些樹木的青枝綠葉之中。其中有各色的鸚鵡，和我們這兒叫作和蘭鴿子的青鴿。這些森林裏面的許多有定居的猿猴，在樹木的濃蔭中羣相嬉戲，牠們的毛有灰色的，有發綠的，牠們的臉是全是黑色；有幾隻用尾掛在樹上，身子在空中搖盪着；有幾隻臂中抱着小猿從這枝跳到那枝。從沒有殘忍的籟聲去恐怖自然的這些和平孩子。我們僅能聽到一些南地的鳥兒的鳴囀，一些

歡樂的呼聲從這些森林發出。那條在一個岩石的河床上面沸騰地流着的小河，橫貫在林中，在牠明澈的水面這兒那兒的反映着一些綠葉濃蔭，一些猿鳥的遊戲：離那兒千步之遠，牠從一段段的岩層奔投而下，在牠墜落之際形成了一條同水晶般平滑的水簾，掉下時汹涌而濺沫。千種的聲音從這些喧鬧的水裏發出，被風吹散在林中，一時牠們逃向了遠方，一時牠們又聚了攏來，如同一座教堂裏面許多的鐘聲合鳴而鑼鑼震耳。空氣，不斷地被水的流盪而侵潤新鮮着的空氣，不管炎熱的夏天，給了河流兩岸一種清涼，一種翠綠，這種清涼翠綠我們在這個島上很少能找到，即使在那些山嶺的高頭。

離這條瀑布不遠，有一個高巖，在那兒我們既可以不爲隆隆的水聲震耳，復相隔頗近可以欣賞那水景的美觀，欣賞牠們的清涼，欣賞牠們的天樂。炎熱的時候，我們有時走到這個高巖的陰影裏面去晚餐，馬丹屠耳，瑪葛麗，薇姑，波兒和我。因爲薇姑是即使在她的最平常的舉動中也無不爲有益於人着想的，所以她每逢在山野之中吃一個果

子，她總要把這個果子的果核埋在地裏面。“這兒將來會生長一些樹，”她說，“樹上會結一些果子，果子可以給那一個行人解渴，或至少可以給一隻鳥兒作餐。”所以有一天，她在這個巖脚吃了一個蕃瓜，她就把那個果子的那些種子種在那兒。不久之後，那里便生出了幾株蕃瓜樹，其中有一株是母性的，即是說有一株是結果子的。薇姑走時，這株樹還高不過她的膝蓋；可是因其生長得很快，兩年之後這樹便高出了二十比業，樹幹的上部是週圍掛滿了一層層的熟果。波兒有一次偶然到了這個地方，看見這株出自一顆小的種子，出自一顆他親眼看着他女伴種下的小的種子的大樹，他是充滿了快活；而同時對這個她的久別的憑證，他又感到了一種深深的悲哀。我們眼所常見的一切物象是不會使我們覺出我們的生命的短促的；他們是同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老去：可是那些我們幾年不見而一旦又再見到了的東西就會告訴我們知道我們的歲月的河流是帶着一種怎樣快的速度在飛逝。對着這株滿載着果子的大蕃瓜樹，波兒是又驚奇

又感動同一個久客歸來的旅客所感到的一樣：在故鄉看不見了他同時代的人們，只看見一些他們的孩子，他走時還是一些乳臭小兒的孩子已爲了入父。一時，他想砍倒牠，因爲牠太使他感覺到薇姑去後逝去了的時間之長；一時，又當作她的樂善的一個紀念物一般瞻仰着牠，他於是親吻着樹身，向他說着許多充滿了愛和悔恨的話語。哦，你子孫還蕃殖在我們的林中的樹叢，我曾親眼看過你，帶着比看羅馬人的那些凱旋門更多的興趣，更多的尊敬！但願大自然，但願每時每刻在毀滅着許多野心的帝王們的紀念碑臺的大自然，給我們的林中增加一位可憐的少女的樂善好施的紀念！

每當波兒到了我那一鄉的時候我總可以在這株蕃瓜樹底下碰着他。有一天，我看見他在那兒十分地憂鬱着，我會同他有過一次談話。假若我的冗長的枝枝葉葉的理論不會使太壓煩，我將把那一次的談話告訴給你。這種談話我要以對話的形式向你敘述，以便你看出那個少年人的自然的良智；而由他問我答的前後，你會更容易分別出發話的

人。

他向我說道：

“我很是憂愁。屠耳小姐已經走了兩年零兩個月了；而八個半月以來，她沒有給過我們以她的消息。她是富人；我是窮人；她一定忘卻了我。我想乘船飄海；我要到法國去，我要到那兒去爲王効力；我要到那兒去作官發財，當我大富大貴了的時候，屠耳小姐的姑婆會把她的姪孫女嫁我。”

老 人

“哦，我友！你不是給我說過你是一個沒有門第的人嗎？”

波 兒

“我的母親是這樣給我說過；因爲對於我，我是不知道什麼是門第，門第是什麼。我從沒有覺到過我的門第弱於人家，我也沒有覺到過人家的門第強於我。”

老 人

“可是在法國，門第的缺乏就會堵住你的上進之路。沒有門第；無論那一個重要一點的黨派都不

會要你。”

波 兒

“你曾經給我說過好幾次，說法國所以偉大的原因之一，是在那兒即使微末小民都可以躋身顯要，你并且給我引證過許多的名人，他們雖是平民出身，却給他們的國家做過許多的光榮事體。你大概是想欺騙我的勇氣罷。”

老 人

“我的孩子，我從來沒有阻撓過你的勇氣。對於過去的時代我從前給你說的都是真理；可是現在是什麼都大大的變了：在法國是一切都成了賄賂的卑鄙的；今日的法國是少數人的家天下，或是幾個黨派的公有物。國王是同一個太陽被許多雲霧包圍着一般被那些大人先生們和集團包圍着；要想他有一線的光明落到你身上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從前，在一種比較少為錯雜一點的政體之下，我們可以看見那些蓋世奇才。那時，才能與功績從各方面發展開來，彷彿一片新開墾出來的土地十分茂盛地滋生豐產。可是知道任賢取能的帝王是

很少的。平庸的帝王們只知道去仰承那些圍繞着他們的大人先生和黨派的鼻息。”

波 兒

“可是我或者會碰到這樣的一個大人物來保護我，引荐我。”

老 人

“要想得到大人先生們的保護，就得去逢迎他們的貪婪或他們的快樂。對於這層，你永遠不會成功的，因為你沒有門第，你却有真誠。”

波 兒

可是我會做出一些非常勇敢的舉動，我要極端忠守我的約言，恪行我的責任；熟忱而堅恆以待人，我會配被他們那一個承繼作子，這種事情是在你給我讀的那些古代史裏面常常見到的。”

老 人

“哦，我友！在希臘和羅馬，即使在他們的衰微時代，那些大人物都是很尊視美德的；可是我們卻曾有過許多許多的各色的名人，他們都是平民階級出身，我沒有知道他們裏面有過一個曾被一家

貴族承繼過，沒有我們的帝王，美德之在法國會永遠湮沒無聞的。我曾經給你這樣說過，當他們發覺了她（美德）的時候，他們有時也就賞她以光榮；可是時至今日，對於她的褒賞却只有金錢才能夠換到了。”

波 兒

“既找不到一個大人物，我要設法去迎合一個黨派。我會完全奉行這黨派的精神，和牠的主張；我會使得牠歡迎我。”

老 人

“那末，你也要同別的人們一樣去做，你要賣心以求榮嗎？”

波 兒

“哦，不！我不肯拋棄我的良心的，我永遠只要尋求真理。”

老 人

“那末，你不但不會讓人家歡迎你，你倒會讓人家憎恨你。而且，那些黨派決不會關心於真理的發現。對於那些野心家，一切的輿論是在所不顧

要他們是政權在握。”

波兒

“哦，我是怎樣的不幸啊！所有的路我都走不通。我要遠離着薇姑，終我的一生理身在一種黑暗的勞動圈子裏面了！”他於是深深地嘆息起來。

老人

“上帝會是你唯一的保護者，人類會是你的黨派！你應當永遠歸向這兩者。家庭，黨派，民族，帝王都有他們的成見和他們的私慾：常得曲徇他們以惡。上帝和人類才只向我們要求美德。

“可是你爲什麼想要高出餘人呢？這是一種不自然的情感，因爲假若每人都有着這種情感，每人同他的鄰居就會永遠都在戰爭的狀態之中。你要知足地在上帝安置你的境地中去盡你的責任：你要感謝你的命運，她許你有一個良心整個地屬於你，她不強迫你同那些大人先生們一樣把你的幸福擺在那些小人物的屎口中；她也不強迫你同那些小人物們一樣匍伏在那些大人先生們的腳下以圖苟活。你是在這樣一個地方，在這樣一個環

境；在這兒，爲了生存，你不須欺騙，你不須阿諛，你不須輕賤你自己，同大部分在歐洲尋求幸運的人們的行徑一樣；在這兒，你可以充分地發展你的美德，沒有什麼東西來阻礙你；在這兒，你可以無憂無慮地作一個善良，真實，誠懇，博學，忍耐，節制，廉潔，寬仁，虔孝的人，沒有什麼嘲笑來蹂躪你的聰明，你的僅還在開花苗瓣的聰明。上天給了你以自由，健康，一個善的良心，一些好的朋友；即使那些帝王，你如此熱望着他們的寵遇的帝王，也沒有你這樣的幸福。”

波 兒

“啊！我缺少了一個薇姑！沒有她，我是一無所有；有了她，我就有了一切。她就是我的門第，我的光榮，我的幸福。可是既然她的姑婆要給她一個大名鼎鼎的人作丈夫，既然我們要鑽研書籍才能成爲博學而有名望；那末我要鑽研書籍去。我會精於學問；我會以我的光明爲我的國家効力，無損於人，也不隸於人；我會成爲名人，我的光榮只是屬於我自己。”

老 人

“我的孩子，在這個世界上，才能是比門第與金錢還更為稀少；自然牠們是一些最偉大的財產，因為沒有甚麼東西能夠把牠們拿去，而無論到什麼地方牠們可以使我們得到公衆的尊敬；可是牠們的代價是很高貴的。我們要由一種含辛茹苦，要由一種銳敏的感性，一種使得我們的身心都覺不幸的感性，要受我們同時代人的許多虐待，才能得到牠們。在法國，法學家決不羨望軍人的光榮，軍人也不羨望航海者光榮；可是，在法國，一切的人都會來妨礙你的路，因為一切的人都是自誇有聰明。你說你要為人類而効力嗎？可是，那使一塊地土產出一束的麥穗的人，比那給他們一本書的人給他們的益處還更大呢。”

波 兒

“哦！那種下這株蕃瓜樹的人兒，是給了這些森林的居民一個禮物，比她給了他們一座圖書館還更有益，還更溫柔。”同時他把那株樹抱在他兩臂之中，熱情地給牠親吻。

老 人

“書裏面最好的那本負着宣傳平等，博愛，人道和親善的使命的‘福音書’，就做了歐洲人好幾百年以來那些數不清的狂行暴舉的藉口。幾多的個人虐政和多頭虐政現在還是戴着他的名義在這個世界上施行着！後此，誰還敢自誇能以一本書有益於人類呢？你請想想那大多數的哲學家，那向人類宣傳聰明的大多數的哲學家，他們是怎樣的命運罷。荷默，那把聰明穿上了一些如此美麗的詩的衣裳的荷默，給他的一生是以乞食圖存。蘇格拉底，那給了雅典人一些如此可愛的聰明的教訓的蘇格拉底，因他的文章，因他的品行而被他們裁判毒殺。他的高足柏拉圖就被他的保護者的王子的命令掛身了隸籍；在他們之前，有畢達戈，有把人道推行到了動物界的畢達戈，被克羅多利亞人把他活生生地燒死了。我還有什麼可說呢？就是這些名人的名字傳到我們的時候也已經大半被那些表彰他們的謾詞諷語把他們的本來面目失真化了，因為忘恩的人類就喜歡在這種面目下面去認識他們；假

若，在許多名字之中，有幾個的光榮是清明而純潔的達到了我們的眼前，那是因為膺受這種光榮的人們曾遠離了他們同時代人的社會而生存着：猶如人家從希臘和意大利的田野中挖掘出來的那些完整無損的石像一樣，因為他們是埋滅在地中，他們就逃脫出了那些野蠻人的狂暴。

“所以你可以看出要想得到那些文人的多暴風雨的光榮，就得有非常的勇氣，而能預備去犧牲他自己的生命。還有，這種光榮你以為在法國會使那些富兒們加以注意嗎？他們才很不放心文人們呢，學問既不能給他們在國家得到爵位，復不能使他們進身朝門。在現在這個除了金錢與逸樂外一切都不以為意的時代，他們是不大虐待人；可是光明與美德在這個時代是一點不會給我們帶回名望來的，因為一切的一切都只是金錢的代價。從前，這兩者還能在國家，教會各種的位置中得到一些一定的報賞；現在，牠們却只好用來作書了。可是這個果子，這個不被世人尊視的果子，是與他的天國的來歷相稱的。就在這些書中他給潛德以光榮，

給不幸者以安慰，啓民族以覺光，示帝王以真理。固然，這是上天能夠用來光榮一個地球上的人的最莊嚴的職務。那裏有這樣一個人會不能以那些可以隨意處置我們的命運的人們的輕視和不公而自慰呢，當他想到他的著作可以一代傳一代，一國傳一國，可以作防那些暴君和謬誤的鐵柵；當他想到從他生活過的黑暗的當中，他可以射出一種光榮，一種可以壓倒許多帝王的光榮的光榮，因為那些帝王的紀念碑臺是在遺忘中毀滅，不管那些阿諛求榮的人給他們建立了起來而歌其功頌其德？”

波 兒

“啊！我之想要光榮是想去光榮薇姑，想使她爲全世界所親敬。可是你學識豐富的人，請告訴我，告訴我我們會不會成爲眷屬？我之想要博學多知，至少也是爲了知道未來呢。”

老 人

“我的孩子，假若人知道未來，誰個還願意生活呢？僅僅一個預知的災禍就足以給我們許多許多無謂的憂煩！一個定期的災禍的靛面會毒壞了

期前的日日。就是環繞着我們的一切都不可過於深討；上天，那給了我們以思慮去預知我們的需要的上天，也給了我們以需要去限制我們的思慮。”

波 兒

“你說有了金錢我們就可以在歐洲得到爵位和榮譽。我要到白加麗發財去，以便到巴黎去娶薇姑。我要上船去。”

老 人

“怎麼！你要離開你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嗎？”

波 兒

“你自己也曾勸過我到印度去。”

老 人

“那時薇姑在這兒嘍。可是，現在你是你的母親和她的母親的唯一的依靠了。你那能走呢？”

波 兒

“薇姑會從她的多錢的姑婆那里給她們寄一點錢來的。”

老 人

“富人們只會給錢給那些在社會裏面給他們

唱播名譽的人的。他們有着許多比馬丹屠耳還更可憐的親戚呢，這些親戚，因為得不到他們的一臂之助，爲了要吃麵包才犧牲了他們的自由，關在那些修道院裏去度他們的歲月。”

波 兒

“歐洲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呀！哦！薇姑應得立刻歸來。她有什麼需要一個多錢的親戚？她在這些茅廬之下是如此的快樂自由，頭束一條紅巾或戴一個花圈是如此的動人美麗！歸來喇，薇姑！離了你的邸第，離了你的尊榮。回到這些巖地來，回到這些林中來，回到我們的椰樹蔭下來。哦，可愛的人兒，你現在或者正是可憐無告……”說着他不禁流淚了。“我父，請你一點不要瞞我：假若你不能給我說我能否娶到薇姑，至少請告訴我她現在是否還在愛我，在那些大人物之中，在那些向王說話而常去看她的大人物之中？”

老 人

“哦！朋友，我敢必其她現在還是愛你，理由很多，而最要的是因爲她有着美德。”聽了這些話，他

跳來抱住了我的頸項，表現着無限的歡欣。

波 兒

“可是你相不相信歐洲的婦女是同人家在那些喜劇裏面和你借給我讀的那些書裏面所描寫的她們那樣的虛偽的呢？”

老 人

“那一個地方的男子是殘暴的，那一個地方的女人也就是虛偽的。無論什麼地方，暴力總產生狡猾。”

波 兒

“人們怎麼會虐待女人呢？”

老 人

“娶她們時不徵得她們的同意，一個少女配一個老頭一個多情女子配一個無情漢子。”

波 兒

“爲什麼情投意合的人們不配合在一道呢，少年男配少年女，有情人配有情人？”

老 人

“這是因爲在法國，大多數的少年人是沒有錢

去娶親的，等他們有了錢的時候他們也就老了。少年時，他們去壞亂他們的鄰人的妻子；老了，他們也就不能固定他們的妻子的愛情。他們少年的時候欺負了別人，他們老了，人家也就來欺負他們。這是統治着這個世界的公理的反應之一。一個極端總有另一個極端來抵。大部分的歐洲人就在這種二重的混亂裏面度着他們的生活，這種混亂在一個社會裏激增起來，當這一個社會的財富聚集到了最少數人的身上的時候。情形是彷彿一個花園，假若這個花園裏面有一些樹過於大了的時候，他們就會把那些小樹遮蔭起來，那些小樹就不能夠安生；不過這裏面却有一個區別，就是一個花園的美觀可以由少數的大樹產生，而一國的昌盛却永遠是繫之於多數的人民和人民的平等，決不是繫之於少數的富人。”

波 兒

“可是，爲什麼要有了錢才結婚呢？”

老 人

“爲了要閒着手兒安安逸逸地過日子。”

波 兒

“爲什麼不工作呢？我，我是工作得很努力的。”

老 人

“因爲在歐洲，手的工作是失身分的。他們有所謂機器工作。即使耕種田地的工作在那兒都是最被輕視的。在歐洲一個機器工人比一個鄉下勞農被人尊敬得多呢。”

波 兒

“怎麼呢！養活人們的農藝在歐洲是被輕視的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老 人

“哦！一個生長在自然裏面的人要想明白社會的腐敗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對秩序可以做一個確定的觀念，可是對混亂却不能。美，善，幸福，都有衡量；醜，惡，不幸，是沒有的。”

波 兒

“那末，那些有錢人是很幸福的！他們可以爲所欲爲，一無阻礙；他們可以使他們愛着的人們充

滿了快樂。”

老人

“他們大多數是把他們的精力消耗在一切的快樂上面，就是因為他們的快樂可以不勞而獲。你不曾感受到休息的快樂是來自疲勞；食的快樂，來自飢；飲的快樂，來自渴？一樣，愛與被愛的快樂也要經過許多的困難，許多的犧牲才能獲得。富有從富兒們手裏把這一切的快樂都奪去了，因為金錢預先迎合了他們的需要。你還加上那跟他的飽壓而來的厭煩，跟他們的豪闊而生的驕傲，而這種自尊心一被最小的失望傷害了時，就無論什麼大大的歡樂也不能補償牠了。千朵玫瑰的溫香只能快人一時；可是她們的一刺致成的痛苦就會長久地存在。對於富兒們，快樂中之一失是花中之一刺。對於窮人們，却正相反，苦難中之一樂是刺中之一花；他們是深深地嘗受了這一樂的快樂。一切的效能都由牠的反對而增加。大自然實一切都已權衡過。下面的兩種地位你甯願取那一種呢，幾乎再無所希冀而一切都要恐怖，或幾乎再無所恐怖而一

切都要希冀？前者是富兒們的地位，後者是窮人們的地位。可是這兩個極端是一樣地使人難以忍耐的。人們的幸福是在中庸和美德之中。”

波 兒

“你對於美德作什麼解釋呢？”

老 人

“我的孩子！你以你的勞力來維持你的家庭的人，你無須人家來給你下她的定義的。美德是我們爲了別人的利益對於我們自身做的一種努力。”

波 兒

“哦，薇姑是怎樣的有德嘍！因爲美德，她才想發財，以便有錢行善。因爲美德，她才離了這個島：美德也會把她引回來的。”這個她將近歸來的意念燃起了這個少年人的幻想，他的一切憂煩都烟消雲散了。薇姑沒有寫信，是因爲她快要到了！從歐洲來到這兒，一陣順風，只要一霎的辰光！他計數着那些船作這個四千五百里的海程還不到三個足月。薇姑乘的那隻船會不要兩個月的。現在的建築家是這麼聰明，水手們是這麼伶俐！他已然說起他

要去的歡迎她的準備，他要去建築她的新居，他要每天出其不意地給她的新的興趣，新的歡欣，當她做了他的妻子的時候。他的妻子！……這個意念使他歡喜欲狂。“至少，我父，”他向我說，“除了尋尋快樂外你可以閒着手兒再不要做什麼了。薇姑既有了錢，我們就會有許多的黑奴來替我們工作。你會常常同我們在一塊兒，你除了散心享樂外不要再操別的心事。”他於是發狂一般，帶了那迷醉着他的快樂到他的家庭去了。

不久之後，大的恐怖就繼大的希望而來。那些強烈的情感總是把靈魂投到了一些相反的極端。常常，一到翌日，波兒又跑了來看我，充滿了悲哀。他向我說道：“薇姑沒有一字給我。假若她是由歐洲動了身，她會把她的行期函告我的。啊！從前說她的那些謠言不是無根的。她的姑婆是把她嫁給了一個有權有勢的貴族。利慾迷住了她，同別的許多女子一樣。在那些描寫婦女如此真切的書本裏面，美德只是一種小說的題材。假若薇姑是有德的，她就不會離了她自己的母親和我。當我時時刻

刻在想着她的時候，她却忘了我。我在憂愁，她却
在開心。啊！這種意念使我失望。一切的工作使
我厭憎，一切的人物惹我煩惱。但願上帝使戰爭在
印度暴發起來！我要到那兒死去。”

“我的孫子，”我答他道，“把我們投向死去的
勇氣，只是一時的勇氣。這是被人們的虛榮的拍手
喝采所激起來的。另外有一種最難得最必要的勇
氣，她使我們每天無人知，無讚揚地去支受人生的
紛至沓來的逆境：這就是忍耐。牠不是依據在別人
的意見上，也不是依據在我們自己的情慾的衝動
上，而是依據在上帝意志上。忍耐纔是真正的德的
勇氣。”

“啊！”他喊，“那末我是無德之人！一切都重壓
我，一切都使我失望。——“德者，”我又說，“永遠
是同一的，有恆的，不變的，非人所能損益。在如許
的搖動着我們的情慾之中，我們的理性會迷亂，會
黑暗；可是，這兒却有一些燈塔，這裏面我們可以
燃起理性的炬火；這就是文字。

“文字，我的孩子，是一種天助。她們是那主宰

着這宇宙，而人類被一種天能所啓示而懂得把來固著在這個地球上的聖靈的光線，同太陽的光線一樣，她們照耀人，她們快樂人，她們燃燒人；這是一種神火。同火一樣，她們淨化萬物使合於我們的用途。由她們，我們把許多事蹟，許多地方，許多人物和許多時代都聚集到了我們的周圍。是她們在喚回我們到人類生活的軌跡上去。他們平靜情慾；她們壓制罪惡；她們以那些善人的可敬的表率來鼓勵美德，她們永遠頌禮着善人，把他們的影像光榮而可敬地呈現在我們的前面。她們是些天女，是些下降到這個地球上來解除人類的痛苦的天女。她們所啓示的那些大作家總是出現在那些最難忍受的時代，那些殘酷的時代，那些頹敗的時代。我的孩子，文字曾經安慰過無數的比你更不幸的人們：把一萬希臘健兒帶回後而被他的國家放逐了的 Xerophon；飽受了羅馬人的讒謗的 Scipion l'Africain；飽受了羅馬人的陰謀的 Iucullus；飽受了法國宮廷的陰謀的 Catinat 都是。非常靈智的希臘人已把我們的悟力灑給了那九位女神：

所以我們應當把我們的情慾給她們去宰治，好使她們給牠們加上一重鞭策。對於我們的靈魂的勢力，她們應當盡那駕馭太陽馬的 Heures 女神們的同樣的職務。

“所以，你讀書罷，我的孩子。那些在我們以前有了著述的賢人是些先我們而走在不幸的途徑上面的旅客，當一切棄去了我們的時候，他們是在向我們伸手，招呼我們加入他們的行隊，一本好書是一個好友。”

“啊！”波兒喊，“當薇姑在這里的時候，我是無須知道讀書。那時她是同我一樣的不知書識字；可是當她眼睛望着我，嘴裏喊我作她的朋友的時候，要我有一點的憂愁是不可能的。”

“自然，”我向他說道，“世界上是再沒有比一個愛着我們的情人還更可愛的朋友的。女人還有一種輕飄的快樂來驅散男子的悲哀。她的風韻可以使那些思慮的暗影消滅。她的臉上是流着一些甜密的豔麗和信任。那一種歡欣不因她的歡欣而更加生動？那一個愁眉不見了她的微笑而立刻展

開？那一種忿怒不當了她的眼淚而望風披靡？薇姑會帶了比你所沒有的更多的達觀思想回來。她會很驚奇的看見你們的園地還沒有完全恢復。你們的園地她是夢寐以求使其燦爛的，雖然她姑婆的虐遇，雖然她遠着她的母親和你。”

薇姑將近歸來的意念重新鼓起了波兒的勇氣，引他回到了田野的操作。在他的勞苦之中幸福地把他的工作假定了一個盡期，一個悅他的心意的盡期！

一個早晨，黎明之際（那是1744年十二月廿四日），波兒起身時，看見一朵白旗飄揚在發現峯上。這旗是人家看見海面上有一隻船時的信號。波兒立刻就跑到城裏去探聽這船有不有薇姑的消息帶來。他留在那兒等那領港人回信，領港人是照例乘船去察看船舶的。這個人直到向晚才回城。他報告總督說到來的船是聖全鸞號，駕駛者是一個名麥歇何白的船長；說這隻船是在遠海四里的外，如果風順，就在翌日午後可以擱泊魯意埠。那時却正沒有風。那領港人把這隻船從法國帶來的信件交給

了總督。這裏面有一封給馬丹屠耳的，是薇姑的筆跡。波兒立刻攥住了牠，熱情地吻牠，把牠按在懷裏，然後向家裏跑去。遠遠地一看見他的家人，看見在話別巖上等着他的家人，他就把信高舉在空中一聲兒不响；立刻全家的人都聚集到了馬丹屠耳屋裏，以聽她來宣讀。薇姑信上給她母親說她從她姑婆那里受到了許多的無禮，說她姑婆不管她願不願意要把她嫁人，後來就剝奪了她的承繼權，末了就在一個到法蘭西島時正在颶風之季的時候把她遣了回來；她說她曾徒然地想要她不要打發她在那個時候走，給她說了許多她從她母親所知和她兒時所見的颶風之季的可怕；她說她姑婆却把她當作了一個腦子被說部弄壞了的無理性的女兒看待；她說她現在是切感着再見和吻抱她的親愛的家人的幸福，她說假若船長允許了她上那領港人的小船，她當天就好滿足了這個熱烈的願望了；可是船長不許她上小船走，因為是離岸太遠，雖然風是靜上，而外海却激浪軒波着不甯。

信一讀完，全家的人歡喜欲狂的喊道：“薇姑

回來了！’於是主僕不分地大家吻抱起來。馬丹屠耳旋即向波兒說道：‘我的孩子，你把薇姑的到來去通知我們的鄰人罷。’多明立刻燃起了一個巡夜木的火把，波兒和他上了向我家的路。

大概是晚上十點鐘了。我正好熄了燈籬就了寢，透過我的茅廬的籬笆我忽然看見有一個火光在林中。半晌之後，我聽見了波兒的聲音在喊着我。我起了床，我纔穿好衣裳，波兒，狂喜而呼吸急迫的波兒就跳來抱住了我的頸項，一面向我說着：‘去，去，薇姑到了。我們到埠裏去，天明船就要攔岸了。’

我們立刻上了路。當我們穿過了長嶺的樹林，當我們已然走上了從文祖鄉到埠裏去的大道的時候，我聽見有一個人在我們後面走着。這是一個黑奴，他大踏步地在前進。當他接近了我們的時候，我就問他他從那兒來，如此趕急地到那兒去。他答我道：‘我從金沙鄉來：人家打發我到埠裏去給總督報信的，因為有一隻法國船停泊在琥珀島。這船在鳴炮求援，海是異常的兇惡。’這個人說完了這

幾句話就繼續着去趕他的路程，不再多停一息。

我於是給波兒說道：“我們到金沙鄉去罷，到薇姑的當前去罷，離這兒只有三里地了。”於是我們上了向島北去的路。天氣是窒人地悶熱。月亮已經上來了；我們看見她的周圍有着三道大的黑圈，藉那頻頻的閃光，我們看出一長條條的濃厚，烏黑而低壓的雲在向島上的天空堆聚，牠們以一種非常的速度從海上飛來，雖然我們在地面上是覺不出一絲的風息。走路時，我們似乎聽見雷聲在滾着；可是既仔細的一聽，我們纔知道這是一聲聲的炮響生出的回聲。這遠處的炮聲，加上眼前的暴風雨的天色，使我不禁戰慄了。我不能疑惑這不是一隻船舶遭難時的求援信號。半小時之後，我們再沒聽見炮響了：可是這種沉寂在我看來比前此的悲鳴還更為可怖。

我們趕急地前進，一聲兒不響，我們不敢交換我們的不安。近半夜時，我們才一身是汗的到了金沙鄉的海邊。波濤帶着一聲聲可怕的激響碰碎在海岸上；耀白而濺火花的泡沫蓋滿了沿岸的巖石

和沙灘。雖然天是漆黑，可是藉這些燐光我們可以瞧見漁夫們的小舟是被人離岸遠遠地拖在沙地之上。

離那兒不遠，我們看見在一個林子的口上有一個火，火傍圍聚着好幾個居民。我們就停憩在這兒以待天亮。當我們傍這個火坐下了的時候，有一個居民給我們說他午後看見一隻船被大海的急流送到了琥珀島；他說黑夜一來他就看不見那船的影子了；他說日落後兩點鐘，那曾聽見那船在鳴炮求援，可是海是如此其兇惡，使人家不能讓一隻船下海去援助牠；他說不久之後，他彷彿看見牠的亮着的船燈，在這種情形裏，他恐怕那船是駛進了琥珀島與陸地之間，把琥珀島認作了視望角，因為所有到魯意埠來的這隻都是從視望角的近傍經過的；他說假若是這樣，這船却在極大的危險裏了。另外一個居民發言了，他給我們說琥珀島與海岸間的海峽他曾經航過許多回數；他說這個海峽的深淺他也曾測量過；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停泊地點，說船在這兒是在完全的平安中，同在最好的避

風處一樣。“我可以把我全部的財產擺在那船上，”他接說，“我在那兒會同在陸地一樣安心地睡覺。”第三個居民說這船要駛進這條海峽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兒僅好能行駛小船呢。他保證說他看見那船是停泊在琥珀島外，如果早晨起了風，牠可以自由地駛向外海或駛進埠裏。別的居民發表了別的意見。當他們依着生長在殖民地的白人的閒蕩者的習慣互相爭論着的時候，波兒和我我們是深深地靜默着。我們留在那兒直到黎明初動的時候；可是天色是如此的陰沈，使我們在海面上辨不出一些兒的東西，海，而且是滿蓋着濃霧：我們僅能聽見外海有一簇黑雲，人家給我們說這就是位置在離海岸四分之一里以外的琥珀島。在這種沉黑的天光中，我們僅能辨出我們所在的海岸伸在海中的土尖，和島內的幾個在黑雲中時隱時現的小峯。

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我們聽見林中來了一陣鼓聲；這是總督麥歇蒲東萊，他騎着馬兒來了，後面跟了一分隊的肩鎗的兵和一大羣的居民和黑奴。他把他的兵排列在海岸上，他命令他們同時開

鎗。他們的連鎗剛剛發出，我們就看見海面上起了一道微光，差不多隨即就跟來了一聲炮響。我們知道了這船是離我們不遠，我們大家奔到了牠發放信號的那一邊。於是透過濃霧我們才看見了一隻大船的帆架和船體。我們相隔是如此其近，雖然是波濤澎湃，我們還是聽得見那船主在指揮着駕駛的笛聲，和水手們的呼聲，他們呼了三聲我王萬歲；因為這是法國人在極險和極樂中的口號：彷彿在危險中他們喊他們的王來援救他們，或他們想表示他們是準備着爲他死去。

當聖全鸞號知道我們是近在咫尺的時候，牠便每隔三分鐘的不絕地鳴起礮來。麥歇蒲東萊令人在沙岸上相等距的生了許多大火，并遣人到鄰近所有的居民家裏去尋食物，船板，船索，和空桶。不久我們就看見來了一大羣的居民，後面跟着他們的肩着食物和船具的黑奴，他們是來自金沙鄉，法蘭克和城濠河。這些居民裏面的一位老者走近了總督，向他說道：“麥歇，我們昨夜整夜的聽見山林裏面發着隆隆之聲；林中的樹葉無風而自動；海

鳥相率逃到了陸地；顯然這一切預兆在示人有一個颶風到來。”——“那末，朋友們，”總督答，“我們現在是準備好了，一定船上也是準備好了的。”

果然，一切都在預示着一個颶風的到來。我們頭頂上的烏雲在牠們的中心是一種可怕的黑暗，一種銅色緣上了牠們的四邊。空氣中是徹響着長尾鳥，剪水鳥和其他許多許多的海鳥的鳴聲，不管天色是怎般沉暗，這無數的海鳥之羣在從四遠的天際飛向島上來尋求避身之地。

近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我們聽見海上來了一些可怕的聲音，彷彿一條條的暴流，參雜着雷聲，從那些山嶺的高頭滾下。大家喊道：“看呀，颶風來了！”霎那間，一陣可怕的旋風捲去了那籠罩着琥珀島和海峽上的濃霧。聖全號於是清楚地顯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看見了牠的滿載着人的艙面，牠的落在甲板上面的帆架和桅棚，牠的降下了的半旗，牠的吊在船頭的四根巨纜和吊在船尾的一根粗練。牠是錨定在琥珀島與海岸之間，在一列環着法蘭西島的暗礁之內，牠曾越過了一處前此

從沒有船隻越過過的地方。牠把牠的船頭迎着大海來的波濤，當着每一個闖向海峽來的浪頭，牠的船頭就完全地舉了起來，使我們可以看見船頭部分的船底在空中顯現；在這種動作裏，牠的船尾就插入了水中，似乎是沉沒了一樣。在這種形勢之下，風和海把牠向海岸投擲着的形勢之下，牠要想由牠來時處逃走，或割斷了纜索來擱淺到海岸之上，到被一長列暗礁隔絕着的海岸之上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每一個衝撞在海岸上的浪頭，澎湃着一直前進到海灣的內部，把許多的礫礫投擲在陸地；旋即轉身引退，這浪頭就留下了一大部分的岸身，把岸上的石塊滾着發出一種可怕的啞聲。海被風激怒起來，隨時膨脹着，法蘭西島與琥珀島間的整個海峽成了一條白沫的闊的平面，上面突起着深而黑的浪峯。這些白沫堆積到海灣的內部有六個多比業高，掃着這白沫之堆的表面的狂風挾着牠們越過了高岸送到離岸半里多遠的陸地。由被逐着漫天飛向那些山麓去的無數的白的沫花看來，我們可以說是一天從海裏降上的大雪。天際在呈現

着一個長久的風暴的各種徵象；那兒的海與天似乎成了一色。一簇簇的烏雲帶着一種可怕的形狀從那兒脫出，牠們帶着飛鳥的速度穿過天空，其時別的雲山就在天空中一動不動彷彿一些高大的巉巖一樣。我們看不見一隙的蔚藍的蒼天；僅僅一種橄欖青，灰暗白的微光照耀着海，天，與陸地的一切。

在船隻的顛簸中，我們所害怕着的事情發生了。船頭的那幾根纜索斷了；因為只有了一根在吊着，牠就被投到了離岸百米尺遠的暗礁上。我們當中只是一片痛苦之聲。波兒要投向海去，我一把握住了他的臂膀。“我的孩子，”我向他說，“你要死去嗎？”——“哦，”他喊，“不是我去救她，就是我去死！”因為失望使他失去了理性，爲了預防他的失去，多明和我，我們就用一根長繩給他橫腰繫住，我們然後握住這根繩子的一端。波兒於是向着聖全鸞號突進，一時泳着，一時在暗礁上面走着。有時，他有着接近牠的希望了；因為海，在牠的不規則的起伏裏，把船幾幾乎留在了乾地使我們可以

在這上面行走：可是一會之後，牠又帶着新的狂怒回來了，牠於是用牠巨大的水波從牠的船底舉起牠的整個船頭，而把兩腿流血，胸口帶傷，淹得半死的不幸的波兒遠遠地投在海岸之上。這個少年人的知覺剛剛恢復轉來，他就重行起身帶着一種新的熱心返向那已經被海的可怕的震搖破裂了的船去。所有的船員知道是無救了，紛紛跳向海去，抱着帆架，船板，雞籠，桌子和木桶。那時我們看見了一個值得一種永久的哀憐的人物：一個青年小姐顯現在聖全鸞號船尾的走廊，向那正在如此努力着求去接近她的人伸着兩手。這就是薇姑。她由他的勇敢認識了她的愛人。看着這個可愛的人兒身履一個如此可怕的危險，我們是充滿了苦痛和失望。至於薇姑呢，帶着一種高貴而鎮靜的神態，她在用手招呼我們，彷彿給我們說着一聲永別。所有的水手都投到了海裏。僅僅剩了一個還留在甲板上，他全身精赤有力如 Hercule。他十分尊敬地走近了薇姑：我們看見他跪在她跟前，并竭力想使她把衣裳脫去；可是她呢，她尊嚴地推開了他，把她的眼光

轉向了別處。我們立刻聽見岸上的人呼號起來了：“救她罷，救她罷；不要離開她。”可是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大得可怕的如山的巨浪闖進了琥珀島與海岸之間，澎湃着向聖全鸞號前進，用牠那些黑暗的山腰和那些白沫的山頂威嚇着牠。看了這可怕的景象，那水手獨自投到了海中；薇姑呢，看見了這不能避免的死，就一手擺在她的衣上，一手按在她的心頭，向天空舉起她清明的雙眼，儼如一位安琪兒要展翼向蒼天飛去。

哦，可怕的日子喲！唉唉！一切都被吞噬了。那巨浪把一部分的觀衆遠遠地投回在陸地之上，他們是被一種哀憐的衝動引向薇姑前進的，同那個曾想游水以救她的水手一樣。這個人從一個差不多是確定的死逃脫出來了，長跪在沙地上，嘴裏說着：“哦，上帝！你是救了我的命；可我却甯願犧牲了我的，爲了那位尊貴的小姐，那位從不肯同我一樣脫去衣裳的小姐。”多明和我，我們就把那不幸的波兒從波濤裏面拉了回來，他完全失去知覺，嘴和兩耳都冒着血。總督把他交到了幾個外科醫生

的手裏；我們就沿岸去尋覓海水會不會把薇姑的身體送了回來；可是風頭既忽然一下轉換了方向，我們就憂愁起來想着我們甚至不能給這個不幸的女兒舉行葬裏了。我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心頭充滿了失望與悲哀；在這一個喪去如許多人的大難中，大家獨哀弔着她的失去；對於一個如此有德的女兒的一個如此不幸的結局，大家甚至懷疑着有不有一個上帝的存在了；因為有着一些如此可怕而不當的災禍，就是哲者的希望也因而受了動搖。

那時人家把開頭在恢復知覺的波兒安置在鄰近的一個人家，留在那兒直到人家可以把他抬回他家裏的時候。我呢，我同多明回來，以便料理這個不幸的慘變後的薇姑的母親和她的女友。我們走到拉達河谷口時，有幾個黑奴給我們說海水把聖全鸞號的許多碎片投擲在對角的海灘上。我們跑到了那兒，我在海岸上見到的第一件東西，就是薇姑的身體。她已一半埋沒在沙中，她的姿勢還是我們見她殞去時的姿勢。她的容貌還沒有一點的變更。她兩眼緊閉着；可是那種清明還是留在她的

額上：僅僅在她兩頰上死的淡紫色混入了她童貞的玫瑰色裏。她的一隻手按在她的衣上，另一隻她按在她心頭的手，是緊緊地握着，僵了。我從這一隻手裏很費力的拔出了一隻小盒子：可是我是怎樣的驚異喲，當我看見這是聖波兒的像，是她曾經誓許過他當她活着的時候永不離棄的聖波兒的像！對這個不幸的女兒這種愛與恆的最後的表示，我傷心地哭了。至於多明，他是痛擊着胸膛，用他的悲哀的呼聲響徹了空氣。我們把薇姑的身體抬到了一個漁夫的茅廬裏面，我們把她交給了幾個馬拉巴的窮婦人護守，她們担任了給她洗沐。

當她們從事着這個悲哀的職務的時候，我們戰慄不安地返向了家中。我們碰着馬丹屠耳和瑪葛麗正在那兒祈禱以待船的消息。一見了我馬丹屠耳就喊：“我的女兒在那里，我親愛的女兒，我親愛的孩子？”由我的靜默，由我的眼淚，她不能疑惑薇姑的不幸，於是她一下被沉痛和氣阻所攔住了；她的嘴裏只是一些歎息，一些嗚咽。瑪葛麗呢，她喊道：“我的兒子在那里？我的兒子怎麼不見呢？”

說着她就暈去了。我們奔向她；既把她弄甦後，我安心她說波兒是活着在，說總督令人在看護着他。她於是重省過來去料理她的女友，她的不時的長久地昏過去的女友。馬丹屠耳整夜的在這種劇痛之中過去；由這種劇痛的時間的持久，我知道了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悲哀是沒有母親的悲哀一樣的深切的。當她重省了人事的時候，她把她的憂鬱的凝視的眼光轉向着天。她的女友和我我們徒然把她的手握在我們手裏，我們徒然以那些最親切的名字去叫她；她似乎對我們這些友誼的表證漠然不覺，只有一些微弱的嘆息出自她的緊壓着的胸膛。

早晨，人家把波兒躺在一乘轎子裏送了回來了。他已然恢復了知覺；可是他却不能說一句的話。我起初所害怕着的他同他母親和馬丹屠耳的見面產生了一個很好的效果，一個比我直用到那時的一切小心還好的效果。一線的安慰之光顯現在這兩個可憐的母親的面上。她們彼此都坐在他的身旁，抱他，吻他；因過度的悲哀而直含蘊到那時的她們的眼淚也開始滂沱了。波兒立刻也哭了

出來，自然即使這三個不幸人的痛苦輕減了一點，一種長久的睡眠就繼他們悲痛的拘攣狀態而來，給他們得到了一種昏睡症的休息，一種像死一般的休息。

麥歇薄東萊遣人暗裏來通知我說薇姑的身體由他命人抬到城裏去了，說由那兒再要移送到文桓教堂去。我立即到了魯意埠，我在那兒看見各鄉的居民都集合了攏來以參加她的葬儀，彷彿法蘭西島在她身上失去了一件牠所有的最寶貴的東西一樣。在停船碼頭，所有的船舶都把他們的帆架形成了十字，把他們的旗降了半旗，並且不時的在鳴着礮。兵士們在殯列之前開路；他們肩着他們戴喪的槍。他們的鼓，蓋了黑紗，響着一些淒涼的聲調。人可以看出頹喪是印在這些戰士的臉上，這些如許回次出入鎗林彈雨之中從未嘗變過色的戰士的臉上。島上最有身分的八個少女，身穿白衣，手執棕欄枝，抬着蓋滿了花的她們有德的舊時伴侶的身體。一隊合唱的小孩，跟着棺材唱着讚美之歌：他們後面是所有島上居民中和總督衙署中的最有

身分的人們，他們之後走着總督，再後是大羣的民衆。

這就是政府爲給薇姑的美德以幾分的光榮的排場。可是當她的身體到了這個山麓的時候，看見了這兩個同一的茅廬，這兩個她從前會如此長久地使牠們充滿了幸福，而現在她的死却使牠們充滿了失望的同一的茅廬，整隊的莊嚴的儀仗就錯亂起來：讚美的歌聲止了；平原裏面我們只能聽見一些嘆息，一些嗚咽。那時我們看見從四鄰的居地跑來了一羣羣的少年女郎，她們用手帕，念珠，花冠以去接觸薇姑的棺材，一面向她祈願着彷彿向一個聖女一樣。母親們向上帝要求一個同她一樣的女兒；少年們，一個一樣忠恆的情人，一個一樣溫柔的伴侶；奴隸們，一個一樣善良的女主。

當她到了她的墓地的時候，加伏耳和馬達加的黑女們，就把一筐筐的果子擺在她的周圍，把一片片的布條懸在四近的樹上；馬拉巴海岸和白加麗的印度女子，攜來了一籠籠的鳥兒，她們在她的身體上面給了這些鳥兒以自由，以生路：一個可愛

的人兒的失去使一切的民族是如此地關懷，不幸的美德的力量是如此地偉大，因為她把一切的信仰聚集在她的墳墓之傍！

在她的墓穴之傍必須安置一些衛隊以去攔隔那些窮苦的居民的女兒：她們奮力的要投向她的墓穴裏去，口裏喊着她們在這世界上已再沒有一線的慰安可希望，說她們所有的唯一的慰安就是同她死去，同她們的唯一的恩人死去。

人家把她埋葬在文桓教堂的近旁，牠的東面一叢綠竹之下，同她的母親和瑪葛麗去赴彌散時，她常喜歡息憩在這兒，坐在她那時喚作阿哥的人兒身傍。

送殯回來時，麥歇蒲東萊上山來到了這兒，後面跟着他一部分的護隨。他獻給了馬丹屠耳和她的女友一切他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在很少的幾句話裏把他的意思表示了出來，他是對她的失去了人性的姑母表示着異常的憤懣；既走近了波兒，他就向他說了許多，凡是相信可以安慰他的話語。“我會關心你的幸福和你的家庭的幸福，他向

他說：上帝是我的這區區之心的證人。我友，你應當到法國去；我會在那兒給你得到職位。當你不在的時候，我會侍奉你的母親，同侍奉我自己的母親一樣；”同時他把他的手伸向他；可是波兒縮回了他的手，掉轉了頭不要看他。

至於我呢，我是留在我的兩個不幸的女友家裏，以便給她們知波兒一切我力能作到的幫助。三星期後，波兒是可以步行了；可是他的身體在恢復元氣的時候，他的悲哀似乎是同時在增長。他對一切都是漠不動情，他的眼光是黯而無力，他對人家向他提出的一切問語都一不置答。馬丹屠耳，那將死的馬丹屠耳，常常向他說道：“我的孩子，只要我看見你的時候，我就以為我是看見我的親愛的薇姑。”聽到了薇姑這個名字，他就戰慄起來，他就要遠開她，不顧他的母親的固求，求他到她的女友身邊去。他獨自跑到園子裏去坐在薇姑的椰子樹腳，兩眼凝視着她的疏泉。總督的那位外科醫生，他對他和他的兩個母親曾經費過許多的小心的，給我們說要想把他從他的憂鬱裏面拔脫出來，就必得

讓他去做悅他心意的一切，一點都不要去拂逆他，他說要想克服他固執着的緘默，這是一個唯一的法子。

我決定了遵行他的意見。當波兒覺得他的體力漸漸地恢復起來的時候，他對他的體力的第一個用途，是遠開他的家庭。我一步不離的跟他在後面走着，我叫多明帶了食物隨着我們。這個少年一下了這個山，他的歡欣和他的力量似乎在再生起來。他上了向文桓鄉的大路；當他到了教堂附近的竹徑上時，他就直趨那個他看見有土新近動過的地方：他在那兒長跪不起，兩眼仰視着天，他做了一個長長的禱告。他的舉動我覺得是他的理性回來的佳徵，因為這種對於上帝的信任的表示，便我們知道他的靈魂開始在重取他的自然的作用。多明知我，我們也跟他跪下了，我們也跟他一同禱告。後來他就站了起來，取路走向島北，不大注意我們。當我知道他不但不曉得人家把薇姑的身體安廬在那兒，而且不曉得她的身體是已然從海裏救出的時候，我就問他適纔為什麼要在那叢綠竹

之下祈禱上帝；他答我道：“我們從前是常常地在那兒息憩的呀！”

他繼續他的路程直到了那森林的進口。黑夜突然來襲住了我們。我們停在那兒。我作着模樣勸他食了一點兒東西；我們隨即就在一株樹脚的草地上睡下。翌日，我以爲他要由此轉來了。果然，他向平原眺望了一回兒文桓教堂和教堂四近的一長條條的竹徑後，他走了幾步似乎要回到那兒去的樣子；可是他却驟然突入了森林，永遠向着島北行去。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徒然竭力想分散他的心思。日中時節我們到了金沙鄉。他迅速地跑到了海邊，聖全鸞號覆滅去的地點的對面。一見琥珀島和那時已一平如鏡的海峽，他放聲喊道：“薇姑！哦，我的親愛的薇姑！”於是他立刻昏倒在地上。多明和我，我們把他抬到了林中，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他復蘇轉來。他一恢復了知覺，他又要返到海邊去，可是既經我們哀求他不要以一些如此苦痛的回憶來更新他和我們的痛苦，他就取了一個另外的方向。最後，八天之中，他走過了凡是他曾

經同他兒時的伴侶去過的一切地方。他走遍了那條小徑，她會由此赤足步行去給黑河的女奴求情；他隨即回到了三乳峯的河畔，那兒她因為不能再走了曾經坐過；他回到了那個林子，那兒是她迷路的地方。所有的地點都給他喚起了那些望念，嬉遊，野蕪，他最愛的人兒的善心；長嶺的河流，我的小屋，鄰近的瀑布，她種下的蕃瓜樹，她喜歡在那上面奔跑的草地，她喜歡在那兒歌唱的森林，輪流地使他落淚；那些曾經如許回次響過他們共同的歡樂的呼聲的回音，如今只響着那些悲痛句話：‘薇姑！哦，我的親愛的薇姑！’

在這種飄泊的山林生活裏，漸漸地他的眼睛回陷了，他的面色憔悴了，他的健康損壞了。我既深信我們的不幸的感覺會因我們的快樂的回憶而增加，痛苦會在孤獨之中生長，我就決定把我的不幸的朋友遠開那些給他喚起了她的失去的回憶的地方，而把他轉換到島上別的什麼地方去，可以使他散散愁悶的地方去。因此之故，我把他帶到了維梁鄉的高原，這兒他是從未曾去過的。農事與商業

給法蘭西島的這一部分佈滿着動作和變化。那兒有成羣的木匠在把樹木劈成方形，又有成羣的木匠在把樹木鋸成木板；有許多的車子在那些路上往往來來；有大羣羣的牛馬在那些廣闊的牧場上食草；有許多的茅屋散佈在田野之間。那兒地勢之高起使得好幾處地方還可以種植各種歐洲的植物。我們在那兒可以看見平原之中有一塊塊的麥地，林間隙地有一樹樹的楊梅，沿路有一列列的玻璃。空氣之清鮮既給神經以脹力，所以那兒還很適合於白人的健康。從這些位置在島的中心而四繞大林的高地，我們看不見海，看不見魯意城，看不見文桓教堂，看不見可以給波兒喚起薇姑的回憶的一切。就是那些山嶺，那些從魯意埠那方面呈出了許多支脈的山嶺，從維梁鄉的平原這方面也只看出一條直趨入海的長岬，從這上面高聳起幾處稜錐體的巖峯，凝聚着雲烟。

我就把波兒引導在這些平原裏面。我讓他不斷地動作，同他不論晴雨，不論日夜的走着，故意使他迷失在那些林中，那些荒地，那些田野，以便

由他身體的疲勞去分散他的精神，由我們所在的地方和我們所走的路徑的迷向去變更他的思念。可是一個情人的靈魂隨處都會碰到他的愛者的踪痕。黑夜和白天，孤獨中的靜謐和熱鬧中的喧囂，乃至毀去如許多的紀念的時間，都不會使他迷離這些痕跡。猶如鋼針觸著了磁石，牠徒然搖動；迨牠一經靜止，牠就會轉向那吸引牠的磁極。當波兒迷失在維梁鄉的平原中的時候，我問他道：‘我們現在到那兒去呢？’他轉身向了北方，給我說道：‘那兒是我們的山嶺，我們回到那兒去罷。’

我看出我一切用來消遣他的心事的方法都是無益的，我覺得我除了用我的薄弱的理論的全力去直攻他的痛苦的本身以外再沒有別的計策了。我於是向他說道：‘不錯，那兒的山嶺是你的親愛的薇姑生活過的地方，你看這就是你從前給她的小像，她臨死時尚掛在她的心頭，她的心在最後的一息還是向着你在。’說着我把那個小像顯示給波兒，這是他從前在那兩株禿樹的泉畔送給薇姑的。看見了這像，一種悲涼的快樂顯露在他的眼光裏

面。他用他那雙無力的手貪心地攔住了這像，把他按到他的嘴上。於是他的胸部緊壓起來，他的紅紅的兩眼滿蘊了淚珠莫能下墜。

我向他說道：“我的孩子，你聽我說罷，我，我是你的朋友，我也曾是薇姑的朋友，在你的希望當中，我曾常常竭力以鞏固你的理性去抵抗人生那些無常的變故。你如此悲傷地歎惜什麼呢？你的不幸嗎？還是薇姑的不幸？

“你的不幸嗎？是的，你的不幸自然是很大。你是失去了處女中的最可愛的處女，她也曾是妻子中的最可敬的妻子。她爲你而犧牲了她的利益，她寧願要你而不要安富尊榮。可是你怎麼知道那個你向之期望一種如此純潔的幸福的目的不會就是你無窮的苦惱的根原呢？她沒有一文的錢，她的遺產是被褫奪去了；你將來只有你的唯一的工作去同她分担。因她的教育而更加纖弱，因她的不幸而更加勇敢的回來了，你會每天看着她爲勉力去分担你的疲勞而累瘁下去。當她給你生下一些孩子的時候，她的痛苦和你的痛苦會逐漸增加，因爲要

同你獨力維持兩個衰老的母親和一個新生的家庭當是如何的困難。

“你可以給我說：總督會幫助我們。可是在一個如此常常地更換行政官的殖民地，你怎麼知道你會常常有一些蒲東萊呢？你怎麼知道這兒不會來一些無德無行的總督呢？你怎麼知道爲了得到一些可憐的援助，你的妻子不會迫得去逢迎他們呢？或者她會心志不堅，那你就只有自己可憐；或者她會賢明有德，那你就只好窮苦一世：假若，因她的美和她的德，你不被那些就是你希望着從他們得到保護的人們虐待，你已是太幸了！

“你可以給我說：即使窮苦無依，我還會有着保護我的柔弱的愛者的幸福；我會以我自己的不安去安慰她；我會以我自己的憂愁去快樂她；我會以我們相互的痛苦去增加我們的愛。無疑，德與愛是享受着這些苦味的快樂。可是他現在是死了，而你還有着她除你以外所最愛着的她的母親和你的母親，你的不能慰藉的悲痛快要送她們到墳墓裏去了。你也同她一樣，以幫助她們爲你的幸福罷。

我的孩子，爲善於人才是真正的幸福；地球上沒有比這還更確實更偉大的東西。快樂，安富，尊榮等等計畫並不是爲渺小的蜉蝣般的人類而起的。你看走向幸運的一步是怎樣的把我們大家投到了不可拔的深淵裏。薇姑的走你會反對，這是真的；可是誰又未嘗不深信薇姑的旅行不會以她的幸福和你的幸福而終結呢？一個年高多錢的親戚的招請，一個賢明的總督的勸告，一個殖民地的贊成，一個神父的鼓勵，決定了薇姑的不幸。我們是受了這些幸治我們的人們的讖見的欺騙挺而出走了我們的大險。自然最好是不要相信他們，也不要信任一個欺騙的世界的希望和意見。可是到底，這如許多我們看見在這些平原裏面如此忙碌着的人，還有許多到印度去尋求財運的人，還有許多不離家門一步在歐洲坐享這些人的工作的人，這一切切的人中沒有一個不是準備着一天失去他所最愛着的，光榮，幸福，妻兒，子女，朋友。大部分的人還得在他們的喪失上加上他們自己的輕忽的回憶。至於你呢，你捫心自問，你沒有一點可責備你的地方。你

始終是忠於你的信仰。在你的青春的開花時期，你就有了一個哲者的謹慎，未曾使你遠離自然的情感一步。就是你的志願都是正當的，因為牠們是純潔，真誠，而無私，因為你對薇姑有着一些神聖的權利，一些富貴不能搖的權利。你是失去了她，可是這既不是你的不慎，也不是你的貪奢，也不是你的無智，這一切把她毀了，而是上帝藉別人的意志來奪去了你的愛人……

“在你的不幸中你可以給你說的話是：我不應罰受這種不幸。那末你們歎惜的是薇姑的不幸嗎？她的結局，她現在的境況嗎？她是罹受了生，美，乃至一切帝國所必受的命運。人的生活和他的一切事業同一個小塔一般建立起來，這塔的冠頂就是死。人在呱呱下地的時候就已然被注定死。先她的母親，先你的母親，先你而解脫了生的束縛，這是她的幸福！就是說她可以不在最後的死以前先受幾回的死！

“死，我的孩子，對一切的人都是一種幸福；死是我們叫作生的這不安的白天的黑夜。是在死的

塵眠中，那不斷地搖擾着可憐的生人的疾病，痛苦，憂愁，恐怖，一切才永遠的靜止了。你仔細地一觀察那些似乎是很幸福的人們罷：你可以看出他們的所謂幸福是化了最高的代價買來的；大眾的尊視，由於個人的艱苦；財富，由於健康的損失；被愛的快樂，由於不斷的犧牲；而常常在一個為別人的利益而犧牲了的生涯的盡頭，他們在他們的周圍只看見了一些忘恩的親人和虛偽的朋友。可是薇姑是自生以至臨死都是幸福的。因自然的利益，她同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是幸福的；因美德的利益，她遠着我們的時候是幸福的：就在我們看着她殞去的那可怕的辰光，她還是幸福的；因為，只要她向全個為她而悲慟着的殖民地一投眼，或向如此勇敢地冒着險去救她的你一投眼，她看出她對我們大家是如何的親愛寶貴的。她由她清白的一生的回憶而心定氣壯的直赴了未來，那末她是受到了上天為美德保留下的褒賞，一種履險如夷的至上勇氣。她是帶着一種安靜清明的臉色現身在死的面前。

„我的孩子，上帝把人生的一切變故交給了美德去擔當，讓人知道她才可以利用這些變故，才可以在這些變故之中找到幸福與光榮。當他給她備下了一種芳名的時候，他就使她現身在一個大的舞臺，使她同死相與爭鬥；於是她的勇敢示了表率於後人，她的不幸的回憶博得了後人的眼淚的酬報。這就是在一個一切都如烟雲般消逝，即使大部分的帝王的紀念也會立刻埋沒在一種永久的遺忘中的地球上給她留存下的不朽的紀念碑臺。

“可是薇姑還是存在。我的孩子，你看地球上一切都在變更，却什麼都未消失。沒有什麼人工能消滅一點最微末的物質！啊！假若薇姑同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是幸福的，那末她現在是更加幸福。上帝是存在的，我的孩子：整個的自然都在這樣示語，無須我來給你證明。只有人們的惡思惡行才使他們否認有一個正義的裁判者，有一個他們所害怕着的正義的裁判者。他的情感是在你的心頭，猶如他的工作在你的眼前一樣。那末你相信他會讓薇姑一無褒賞嗎？你相信這同一的力，這給這個如

此高尚的靈魂穿上了一個如此美麗的外表，你在這上面可以感到一種神工的同一的力，會不能把她從波濤裏面拔出嗎？你相信那用一些你所不認識的法則安排了人們的現世幸福的人，不能用一些你同樣所不認識的法則給薇姑備下一種別的幸福嗎？當我們到了虛無中的時候，假若我們能夠思想，我們能把我們的生做一個概念嗎？現在我們是在這個易逝的黑暗的生中，我們能夠預見那我們應當由之而離去生的死以外的事嗎？上帝也同人一樣，需要我們地球這個小泥丸來做他施用智慧和仁愛的舞臺嗎？他僅能把人類的生命繁殖到死的國度裏去嗎？洋海之中沒有一滴的水不是充滿了生命，在我們頭上滾着的如許的星辰之中，我們的存在算得什麼呢！怎麼會恰恰我們這兒才有神智與神仁；而在那些無數的光耀的星辰中，在那些圍繞着他們的無限的光野裏，無論暴風暴雨，無論黑夜曇天都永不能使之黑暗的光野裏，却僅會是一片渺茫的空間，一個永遠的虛無！我們敢不敢給那我們從之受到了一切的能力以一些界限，我

們能不能相信我們這兒就是他的國度的邊陲！這兒，僅僅是個生與死角逐，清白與壓迫抗爭的場所。

“一定還有一個什麼地方，一個美德受他的報賞的地方。薇姑現在是幸福着在。啊！假若她從天國能夠給你傳言，她會給你說道：哦，波兒！人生只是一回磨折。我是忠守了自然，戀愛和美德的法條。我爲服從我的親人我遠涉了重洋；我爲保守我的信誓我拋棄了財富；我甯願喪失了生命不願破壞貞身。上天覺得我的生的使命是完成了。我是永遠地脫出了窮苦，誣讒，暴雨暴風和別人的痛苦景象。無論什麼恐怖着人類的災禍從此不能達到我身；而你却在可憐我！我是清純，不變如一滴的光明；而你却在生的黑夜中呼喚我！哦波兒！哦我的朋友！請你憶起那些幸福的日子罷，那時早晨一來，我們就嘗受着愉快的大氣天光；我們同太陽一同起身；太陽是射拂在那些巖峯，并用他的光線佈滿在我們的林中的蔭地。我們是感受到一種心醉，我們却不能知道這種心醉的原因。在我們的清白

的願望中，我們希望我們視覺明，以便享受黎明的富麗顏色；嗅覺靈，以便嗅着我們的植物的香芬；聽覺敏，以便聆聽我們的鳥兒的音樂；心地好，以便感荷那許多的恩情。現在在美的泉源，從這兒奔地流出了地球上可愛的一切的美的泉源，我的靈魂直接地視，味，聽，觸那一切她那時只能由一些劣弱的官能所能感覺的東西。啊！要怎樣的言語才能描寫這一個永遠的東天的海岸，這一個我將永遠住下去的永遠的東天的海岸？凡事一個全能和一個天德為安慰一個不幸的生物所能創造的一切；凡是一種無量數的生物的友愛在一些共同的狂熱裏所能安置的諧和，我們都是毫無混雜地感受着。那末你忍受你的磨折罷，以便由一些會是永無止境的愛情，由一個臺上的明燭永不會熄滅的婚禮增加你的薇姑的幸福。那時，我會靜撫的苦惱；那時，我會揩拭你的淚珠。哦我的朋友！我的年少的愛夫！請把你的靈魂舉向無涯，以忍耐這些一時的痛苦。”

我自己的感動終結了我的話頭。波兒呢，定定

地凝視着我，他悽然喊道：“她永不回來！永不回來了！”於是一種長久的軟弱就繼這些悲哀的話語而來。後來他恢復過來了，說道：“既然死是一種幸福，既然薇姑是在極樂之中，我也要死去，去同薇姑會合。”這樣我的安慰的動機正好促成他的失望。我是同一個想去援救他的順着一條大江的中流疾下而不肯浮游的朋友的人一樣。痛苦究竟把他淹沒了。唉！童年的不幸可以助人走上人生的棘途，可是波兒的童年却只是一些黃金的日子。

我引他回到了家裏。我在他家裏碰到他的母視和馬丹屠耳是倒在奄奄無生氣的可憐狀態。瑪葛麗尤其是頹弱不堪。性情活潑輕微的痛苦容易滑過的人們是最經不起大憂大難。

她向我說道：“哦，我的善良的憐人！昨夜我似乎看見薇姑穿着白衣，站在那些快樂的園地裏面。她向我說道：我現在是享受着一種值得羨慕的幸福在。隨即，她笑迷迷地走近了波兒，她帶林騰向了空中。我正努力着去挽留我的兒子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也離開了地上。於是我想去給我的朋友

告別；可是我看見她同瑪利和多朋也跟了我們來了。可是我覺得還更不可思議的事，就是馬丹屠耳同天夜裏也做了 一個帶着一些 同樣的情節的夢。”

我答她道：“我友，我確信無論什麼東西沒有得到上帝的允許是不會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幻夢有時是預示着真理的呀。”

馬丹屠耳給我述說了一個完全相同的夢，她也是在同天晚上做的。我從未曾看到過這兩位夫人有過什麼迷信的傾向；我很奇怪她們的夢境的脗合；我心裏毫不疑惑這不會不實現。這種意見，事實有時會顯現在我們的睡夢中的意見，是傳佈在地球上的一切民族的腦中。古時那些極偉大的人物都也深深地相信，列如亞歷山大，奢查，等等就是，可是他們並不是什麼簡單的頭腦。新約和舊約也給了我們許多夢境實現了的例子。至於我呢，我只須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就不只一次感受到幻夢是一些什麼關心着我們的精靈給我們的通知。我們要以一些理論去攻擊或辯護那些超出人

智的光明以外的事物，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假若人的靈智只是上帝的靈智的一種影子，既然人能用一些隱密的法子把他的志願傳達到世界的盡頭去，爲什麼那統治着宇宙的智慧爲了同樣的目的不能用一些同樣的法子呢？一個朋友用一封信去安慰他的朋友，這信穿過了許多的國度，在許多的國民的怨恨中傳播着，到頭給那一個人帶來了希望和歡欣；爲什麼清白的最高保護者不能用一些祕密的方法來援助一個有德的靈魂，一個完全信仰他的靈魂呢？不斷地用一種內在的工作在他的一切造物中活動的他，難道必須用一些顯明的信號去實行他的意志嗎？

爲什麼要懷疑幻夢呢？人生，充滿了如許虛空的，浮雲般的計畫的人生，不是一個幻夢是什麼？

不管怎樣，我那兩個不幸的朋友的夢却不是不久就實現了的。波兒在他的親愛的薇姑死後兩個月就死了，死前他是不斷地喚着她的名字。瑪葛麗在她的兒子死後一星期知道她的盡期到了。她快活地給馬丹屠耳致了一些最親切的別辭。“在一種

甜密的永遠的聚會中，我們再見罷，”她向她說，
“死是幸福中最大的幸福，”她接說；“我們應當希望死。假若人生是一種責罰，我們應當祝其早完。假若這是一種磨折，我們應當求其速了。”

政府收留下了多明和瑪利，他們已是再不能服役，他們不久也就跟他們主人們去了。那可憐的非特兒呢，牠是差不多同牠的少年主人在同一個時候消瘦死的。

我把馬丹屠耳引到了我的家裏，她是帶着一個不可置信的偉大的靈魂支立在一些如此大大的死亡之中。她安慰了波兒和瑪葛麗直到最後的一霎，彷彿她只有他們的不幸去擔當。當她再看不見了他們的時候，她每天給我談着他們彷彿談着一些就住在鄰近的親愛的朋友們一樣。然而她也只比他們多活了一個月。說到她的姑母呢，她不但不能責備她的過惡，她反而禱求上帝寬恕她，給她平靜她心靈上的可怕的騷擾；這種病苦，我們傳聞到自她那樣殘忍地打發薇姑走後立刻就發生了的。

這個失了人性的親戚是受到了她的殘酷的懲

罰。由好幾隻繼續到來的船，我知道了她是被一些使得她生同死都一樣的難受的神經病苦惱着。一時，她自責她致成了她的可愛的姪孫女的天折，和跟她而去的她的母親的死亡。一時，她又自贊她斥去了兩個不幸的女人，她說她們是以她們卑賤的愛情敗壞了她的家庭的名譽。有時一看見那無數的充斥着巴黎的窮苦人，她就狂怒起來：“她們爲什麼，”她喊，“不把這些懶鬼遣發到我們的殖民地裏去死去呢？”她又說一切民族所贊美着的人道，美德，信仰這種思想，不過是他們的帝王們政治作用的一些謊語。後來，忽然又投到了一個相反的極端，她十分地迷信起來，這就使她充滿了死的恐怖。她於是趕快的給那些有錢的修士送了許多的佈施去，以她的財產的犧牲求他們去平神怒，彷彿她這些她拒絕了給窮苦人們的金錢可以取悅於人們之父一般！她的幻想常常把一些火原，一些刀山呈現在她的眼前，這些山原裏面憧憧着許多醜陋的鬼靈向她大聲地呼喊。她投身跪在她的修士們的跟前，她幻想出許多刑罰，許多痛苦以對待她自

己；因爲上天，公正的上天，遣送了一些可怕的信念給那些殘酷的靈魂。

她就這樣的過了好幾年，一时无神，一時迷信，使她對生對死一樣地戰慄嫌憎。可是那促成了一個如此可憐的生的，還是她那因之而棄絕了人性的同一的原因。她憂愁地看着她的財產就要落到她恨着的那些親戚手裏去了。她於是設法想把她那些最好的產業變賣了化去；可是她那些親戚却利用着她的不時發作的神經病把她當作瘋子關了起來，而把她的財產管握在他們的手裏。這樣她的金錢正好完成了她的滅亡；同牠們(金錢)變酷了佔有着牠們的她的心一樣，牠們也變壞了那些欲得牠們而甘心的親戚的心。於是她就死了，而頂頂不幸的事，是當她活時，她還有一點理性去識破她是被剝奪了，被輕蔑着，而剝奪她輕蔑她的人們就是那些終她的一生說着她的壞話的人們。

人家在薇姑的傍邊，同一叢綠竹之下，安葬了她的朋友波兒；他們的周圍，是他們的親愛的母親和他們的忠心的奴僕。在他們的卑微的墳臺上，人

家沒有樹什麼大理石的墓碑，也沒有刻什麼頌揚他們的美德的銘語；可是他們的紀念是永不消滅地留在那些受過他們的恩惠的人們心頭。他們的魂靈並不需耍他們生時所逃避着的榮耀；可是假若他們（魂靈）還關心着世上所經過的一切，他們一定喜歡去巡遊在那些住着勤德的茅廬之下，去安慰那些不滿意自己的命運的窮人，去在少年情人們的心頭燃燒起一種永久的愛火，養育起一種愛自然，愛工作，畏財富的心情。

民衆的聲音，對那些爲帝王們的光榮而建立的紀念碑臺謹緘其口的民衆的聲音，給了這島上幾個地方一些將使薇姑失去的紀念永存不朽的名字。在琥珀島的近旁，那些暗礁的當中，我們看見有一個地方名叫聖全鸞號的航路，這是那隻從歐洲載她回來而覆滅在那兒的船隻的名字，我們從這兒望出在三里之外的那個長十角的盡頭，是聖全鸞號在颶風的前夜不能由之通過而駛進埠裏去的地方，叫作不幸岬；這兒我們的前面，這個山谷的口上，名叫堃灣，我們在這兒發現了薇姑埋沒在

沙中，彷彿海要把她的身體送回她的家庭，而在她曾以她的清白使之增光不少的這些同一的海岸上給她的貞操以最後的敬禮。

哦，你們如此親切地相愛着的青年人！你們不幸的母親！你們親愛的家庭！嗚！這些給與你們以綠蔭的林子，這些爲你們而流着的流泉，這些你們休息之所在的邱陵，至今還在哀弔你們的失去。你們去後，沒有人敢來種植這塊荒涼的土地，沒有人敢來重起這些頹敗的茅廬。你們的山羊已變成野獸；你們的果園已零亂不堪；你們的鳥兒都已飛走，我們再聽不見了那些盤盤谷的天空而飛翔的鷹鳥的鳴聲。至於我呢，自從我再看不見了你們以來，我是彷彿一個沒有了朋友的朋友，彷彿一個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的父親，彷彿一個飄泊在世界上的旅人，這世界上只剩了一個孤伶伶的我。

話一說完，這位可憐的老人就洒着淚兒去了，在這個悲涼的敘述中我的眼淚不知道流了幾多回數。